寄園寄所寄

寄園寄所寄卷八

淅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暢雲松壽南 仝侄 吳衍
　　 許志進謹齋 　孫 繼持 校訂

豕渡寄

物類悞

習語悞

稱謂悞

寄園主人曰人果能言雖枕流漱石何嘗不佳絕千古雖然習而不察舉觶捫蝨以爲在是焉不且

詒笑大雅之林耶隨予証謬用以自警非必率天

下也否則以羅斯人于烏焉點畫之間而大端之

謬人不少又將若之何

物類悞

共微於物與其呼而亟加之非受也猶陽部謂

今根致識術爲賢者障乎幣鈕開言木可木憤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董字舊）

包衡曰。道書以一卷爲一㢮。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此世俗彙雜用之。㢮音周。一作弓。與軸同。（說郛）

余自訂文集。亦嘗用㢮字分卷。細按之。則㢮爲道書所用。與軸同。做情用之

千里靡羨未下單敵。世多以波黃幕美。米川里與步相
副和。非也。蒜未字誤寫爲未。未下乃地名。此二處亦此
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寧。（同事叙）
麟麟。明初尚未行。至明季崇禎時。居徽州上。騶其難麗。
逸考以麟麟爲服。始麟行。周麟闕用。麟仙騶。五騶。色不
加姿態而有章。一也。虎體雖猛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
將一歲而不敗。三也。與生物處不已。其與非騶處不已
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出門可從遊行也。然元世祖三十
五年。祀災興云。秋七月。收獸但氏。太陰擁坤。濟南保定
路鼎縣。野獸成麟。孫州爲角。又金史太宗紀。南京帥以
錦州野獸成麟來獻。觀其長事。可見前世不知有麟獸

也。今則山東各處有之。歲以爲常。其蠶散生野樹上。士人蠶時。必架薪林下。把竿逐鳥鼠之害。樹生者名樹繭。椿名椿繭。椒名椒繭。大如鳥卵。作淡山蠶條間者。視他繭特小。不如指上螺。名山繭。質更佳。歲凡三熟。山東人恃此爲業。雲谷臥餘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雖用以識圖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蕙甫紀談

世但知封蟻作繭。不知自舜妹嫘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余曰。嫘曾脫舜於瞍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誥爾。客中閒集

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箋非毫也。予家恬始用兎毫。殊不知莊子書中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竹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耶。是在恬之前。筆不始於恬明矣。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蔡倫。然蒙恬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今人

今之作籍。每册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一。李

也。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
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
乃分爲簿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蕙雨觀
錄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
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斛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
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
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則是飲三斗。晉劉伶
五斗解酲。一飲一石。則是一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
耳。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韋。持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
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今寸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鑱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宋祁筆記

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潛確類書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應祥將海道有大船二。徑至廣城懷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使犒于會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遺此製。遂以地名名器。如驢稱衛。蠅名傻何也 青谷臥餘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則今之水車原名桔槔。邊方備警懸

作高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翠史

嘗見小說載一宮人入室失金。詰群婢不承。欲買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之。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僧昔曾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蛹。兩頭光。帶黃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動。有一女奴臉脣瞤動。乃竊器者也。乃知作小說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雖小說亦有所不曉。學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爲晉李石撰。然中

載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當或成於宋代歟。雲谷臥餘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庵雲錄

唐人悼入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琶字當讀如禾弼之斷。仝上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迨花既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綿者絮也。古今詩咏。往往以絮爲花。以花爲絮。略無分別何耶。稗史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

殿腳女百於龍舟分綵纜一條女十人雜之間以羊十口時發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枝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栽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民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故曰楊柳然詩經東門之楊其葉牂牂乃謂柳之興起者耳客中間集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箑者非是箑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歷詠及圖畫中可見已開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

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南方女婦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以見風俗日趨於靡也今
上

平江侯陳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竹齋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本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

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奏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彼不從女呼吏笞之

舉曰有不可者。命受筆吏。執韻書以進。乃擬顏懋遺之
此恭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
疵議之。後能無愧也乎。仝上
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諳林少穎。實乃
古盌字。故舉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瑤
案。謂青玉盌耳。若此類皆不可以判然忽而不攷。毋譏
者所哂。後川日志

習語誤

相沿舊矣而名與實訛其若之何豈而別之亦吾儕讀書之樂也多不勝衆信筆記焉以破積疑以俟新解

元世祖笞杖之制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明朝洪武初。以大誥頒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等。不其自矣。各中獨與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滋。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權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興。篡弒之禍是作。其國必危。故官不可久居其任。求高后臨朝。謂大臣曰。大功臣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今夫了易考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除官一字。有自來矣。且代選曹補授。先其舊官於前。次其職字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原始秘書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為忌月。今人相沿以為不宜上官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白居易在杭州詩有。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載塘風棠云

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以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因禁屠宰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禱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北齊書文宣帝將受魏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其位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僞業家耶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顔師古註漢書李廣數奇以爲命隻不耦是則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舊俗忌奇古人已有之矣

禮記。閩人之鈔者，二十，則曰弱冠。斷不習句讀[illegible]
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兼前句讀論年，則[illegible]
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illegible]
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illegible]
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曰老，
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illegible]
人並作一句點。誤矣。[illegible]
文王諱昌，而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illegible]
昌。厲王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云，胡不相畏。此詩書不
諱也。周公祀文武之樂歌，雝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
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昔氏申。定公宋[illegible]

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竹窗遺錄

曲江燕。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廢弛。有司不復條而進士會同年於此。見盛唐紀事。及李肇史補。蓋其始不過爲毦騾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俊。其末則以恣豪舉。崇游觀矣。蓬窗續錄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併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襲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鑿

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借以引重。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爲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知。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偶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淸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樂。掊斗折衡。焚符破璽等論。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孔子於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聖師之而故沒之。若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或者聃所取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衆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敘百家之學。有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

曇翟宋錡僉淵澄。尹文彭棠田駢愼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而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藏遺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舊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即用八轎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爲轎帷。接人也。來拜術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謗入制。即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失。韓卿之屬隨行者。凡一言動一貲物。皆寄籍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

其二親亦死。辱命殺身。真余人不足惜。余同年袁[illegible]

[illegible]學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至閩與撫臣[illegible]

[illegible]聚。大相左。匾勉了事而歸。陞太常少卿。未幾發。[illegible]

仁慈人。乃止於此。可憐也。涌幢小品

漢書張良傳贊。魁梧奇偉。蘇林梧讀悟。顏師古注。可[illegible]

悟也。或讀吾非。書傳正訛

閒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illegible]

蕭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閒居事也。宮觀用遯[illegible]

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遯社。是[illegible]

致仕後事。鼠璞

唐雁塔題名石刻。凡留題姓名僧道士無。前後不一[illegible]

士新進士也。所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云以雁塔題名爲熙朝盛事之所。則觀潮燒香亦可謂古寺盛之家使乎。仝上

隨園詩話載鐵氏二女詩。謂鐵司馬鉉死難。二女沒入教坊。獻詩於原問官。上聞。赦出。嫁士人。及鐵長女詩75與人范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却無家。雲鬟半挪臨青鏡。雨淚頻彈濕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爲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瑜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

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淡如酒，嫁得劉郎勝阮郎，其

論尤為不倫。宗正楙然論靖難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

詩皆好事者偽作，則鐵女之詩可知。靖難開事，野史所

載。大半為綏本朝闕闕請出好事假託者居多，如章綸

妙齡所婦詩雖云妻無夫一稿稿李延詩也，陳小那去

野鶴已羽好一篇，乃蹴踏樂府也。既所婦泉流不歸山

長歌離一峯詩也。今俱刪之。判朝詩集

小青者本無其人，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為戲曰，

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

鍾情字也。其傳及詩俱不佳，流傳日廣，演為傳奇，爭奇

以孤山訪小青墓為詩題者，俗語不實，流為丹青，良可

噴飯。以事由廬山。故附書於此。余注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爲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卿嘗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右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蕉雪錄

古人之書。多可傳者。未嘗自求其傳也。藏之於家。或藏時。或後世。人見而愛之。爲之鏤刻。與衆同好。故可傳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於世。識者非之。可見前此無自刻文集者。今人不能擇其詩文可否。槩爲集

敗行世是以傳者少而不知者多也。雲谷臥餘

下洋兵鄭老言向歷諸國惟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晦晦之數斷無國殊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乎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宿分隸中國之九州者誠謬也

杖山前聞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世俗得傳誦也其師乃云可與言人無二三更覺有味臨漢詩話謂王摩詰詩用只要書歲月無除許老作龍鱗爲古木亦有致

觴虹筆記

大德丁未吳中饑民如蟻平田皆滿稍穀爲蟲吳諺
荒饑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

吾與子試與。子曰。未可也。今其稱猶不遺種。其可乎。蓋言猶食稻也。猶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行言之。乃爲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作九六。大肆劉掠殺人流血。平江記事

王荊公多學。然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荊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謠謂鼠無牙。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荊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客中閒集

古今考曆。仲夏日爲長至。仲冬日爲短至。今世誤以冬至爲長至。蓋與仲夏不侔。南詔曰長至。仲冬平在朔[illegible]日始[illegible]。事洮集

儒者讀書家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爭。稽首鬼之廷。遊神之廷。詩筵
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賈朝請音才姓切皆作請。音慶諸侯朝覲
音脩皆作脩。太守音狩皆作守。周身之防去聲為防。廷尉音上聲為
評。若此甚衆。筆記

宋蔡忠惠創洛陽橋。俗傳徼游神。一本應發得脂索
遷。解曰。酉月二十一日。此事亦有然。實明朝蔡錫之事。
名賢錄云。蔡錫字廷予。鄞人。由永樂癸卯鄉試。入留監。
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圯。錫
欲行。有刻文云。石頭斷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橋故
臨海。潮日奔激。施工極難。錫乃為文。檄游神。募賞此者

莫應。忽有一醉夫服幹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此以還。復於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訖工。更其名爲萬安。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錫累官至湖廣巡撫。簡學葉編

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

陳輝與余人書

諸皐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皐事以駮晁氏非也按[illegible]抱朴子諸皐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 續說郛

元魏時侯莫陳悅殺賀拔勝侯莫陳三字姓也陳眉公[illegible]通鑑自以爲精洽矣乃誤爲兩人已屬可笑乃閱通鑑[illegible]金丹并除侯莫二字只書陳悅更爲可異若納日於梁[illegible]元帝子蕭方等誰不知爲方諸兄爺而以撰脫等字爲[illegible]譏亦獨何耶 潚虹筆記

古樂府詞河中之曲家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illegible]絲履五文章後人多誤使爲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illegible]獨插十二行金釵古婦人髻非今比 稿簡贅筆

毋在堂乃稱舅爲渭陽得毋自詛其親 雙集

稱謂僕

因其名稱其人習焉勿覺而忽告之曰此大僕也則世必駭嗟乎與不駭也而終僕也旣已僕也而終不自信僕也若此者亦聰其稱謂之[illegible]耳又何必辨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彷佛者以爲指釋氏而[illegible]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illegible]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爲[illegible]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illegible]編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illegible]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illegible]按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說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爲。不能如聘者之六禮全備耳。蓋荒從使死喪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違歸無時。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人禮之窮。不待其備亂而爲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不禁其闕禮也。豈誠踰牆行露之謂哉。不然判妻入子。且昔之。遷非嫁娶。且禁之。而於佚遊淫冶之私。反爲之導引。豈理也哉。集茶臥餘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元。及明因之。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國尊稱之詞。近見浙安刻曆本者。一槪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涌幢小品

吾人有字父者。晉胡毋輔之字彥國 日正飲。子謙之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又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有字夫者。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字叔者。袁種字其叔父盎曰。絲能日飲幾何。按儀禮子祭父必稱父字。蓋古人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乃知字爲古人所重。不以爲諱明矣。今人諱名并諱字非也。又生曰名。死曰諱。[illegible]

諱曰諱御名曰名。說文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illegible]不諱。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illegible]也。錄事珍言

偶閱於史陶穀本姓唐。以避石敬瑭諱而改。然當時唐姓者豈止穀一人。如唐默思者。敬瑭時爲貝州行軍司[illegible]馬。歷事出帝。未聞改姓也。穀以逢迎取媚。其人品已[illegible]此矣。但改於當代可耳。漢周宋易代之後。何不復耶。[illegible]思古人以避諱而改其名稱者。在當時或有所不得已[illegible]易世之後。相沿不改。甚無謂也。如[illegible][illegible]之。以恒山爲[illegible]山避漢文帝諱也。正月作平聲。避秦始皇諱也。以[illegible]

爲湖灘漢安帝諱也，以虎林爲武林，避唐世祖諱。祖[illegible]漢武帝諱而蒯徹爲蒯通，避司馬昭諱而以昭君爲[illegible]妃。莊君平莊子陵，避漢明帝諱，皆改莊爲嚴，以唐太[illegible]諱凡世皆稱代，以宋孝宗諱凡慎皆從謹，而慎德秀[illegible]改爲眞德秀。若吳主女諱二十，至今猶以二十爲念，[illegible]已過而不復習而不察耳。自元明至今，偏名嫌名俱[illegible]諱，誠度越千古也。雲谷臥餘

近蔣姿知。新婦以帕，或紋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於[illegible]何，按通典杜佑議曰，婚姻天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禮[illegible]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宋齊，有此事。按其儀或[illegible]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爲此制，以紗縠蒙女氏[illegible]

首而夫氏發之。冠拜舅姑儐成婦。六禮悉捨。合卺禮[illegible]
壞政教之大方。成容儀之弊決。由是觀之。棠首之[illegible]
傳已久。但古爲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爲[illegible]
行耳。棗書

嘗閱李氏刊誤曰。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女謁[illegible]
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通謂之客。故自拜客之[illegible]
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觀婦容。豈其宜哉。快秋集

覰此則觀婦陋俗。自唐已然。不獨吾鄉歸之也。余[illegible]
更變是風。自三兒畢行。※西麥婦。入門時。即除此禮[illegible]
習鄉人與之願。吾郡士大夫。家爲之倡。衆斯效焉。[illegible]
歲來。祠閤大家。觀婦陋俗。亦漸改矣。

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按畢君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東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illegible]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illegible]以吾蘇子無妹、烏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illegible]子下之子、一適程之才。而第非秦淮海耳。个上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illegible]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illegible]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納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一概[illegible]

宋云者。用畢繼人方稱此爲之。撫北齊人趙命幾七百年。稱家翁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嚴家[illegible]之稱。俗語亦多有之。山簡謂年幾二十。不爲公家所[illegible]然指其父非祖也。貴溪錢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說爲[illegible]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驟遷[illegible]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illegible]之。鎰無辭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illegible]此以丈人爲泰山。余不以爲然。皆是泰山有丈人[illegible]耳。殊常歟

唐宋人無有書狀元於已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會稽楊維禎廉夫。嘗元季書李黼榜進士。王刻之印章。黼黼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以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且與黼相知。不忍忘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書朱文公為王佐榜進士。謂佐足為文公重乎。惟忠書宜用此法。謂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徵信也。湧幢小品

世說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詣臺。語云。小兒恪知談卿可以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云。續釋常談

唐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禮恭甚。其言昔為[illegible]弟。今為婿子也。今十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冀一人舉酒酹地。故有祭酒之稱。惟祖道則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禮。謬矣。叢說

王右軍曾祖即丘子諱覽。祖侍御史諱正。故右軍書帖率記覽字加才。它書正皆作政字。以示諱也。後人不察。相沿用之。以爲古。不知其於義無當也。又如唐人諱昺。以丙丁爲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爲深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爲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爲成公。諱貞。以王文貞旦。王文貞曾。俱改爲文正。其實謚文正者。范希文司馬君實而已。在後世俱當訂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讀史記雜

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爲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illegible]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於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於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稱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商紀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余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總曰三王也。又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宋衷[illegible]
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去。商王帝辛。與[illegible]殷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並稱帝。[illegible]

信於此。愛日齋叢抄

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爲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懸甫紀談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堠不遠太子太傅蕭望之墓。行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堠鎖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堠前行者令題蕭望堠。何必之字。唐有盧鴻一取尸子鴻常一之義。而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係識

謂大夫誤以淵微明名注二十國春秋者蕭方等誤方等。佛經名其命名方諸方知。而胡三省注通鑑以等字爲蕭方。此猶不知而誤也。至於方朔窮究此何等語。而詩中往往見之。古人姓名橫被割蝕者多矣。豈獨蕭傳

今登科錄敘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人。非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夷地。故爲東夷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皆西夷地。故爲西夷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緦。已服窮而親盡矣。况門世而上焉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或曰朱子閩產也。猶自稱新安何也。曰韋齋君本婺源人。因仕入

聞。朱文公。僑居建陽之考亭。其曰新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濟懿公晃。吉安廬陵人。以公務至京。悅其山水之佳麗。因家焉。而予母郭氏歸之而生予。故予金陵產也。而稱廬陵者。不忘本耳。於世代既遠。而猶云云。豈不甚無謂哉 [illegible]

寄園寄所寄卷九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廖長齡維庚 姚弘緒起蔚 仝 侄 賁循 孫繼捷 校訂

裂眥寄

奇園主人曰裂背一寄余專為平寇作也余宰茲城交山延袤數郡稱盜藪往往乘飈出為民害殘城邑戕殺職官聞者咸目裂髮豎余奉部劄勦賊渠魁數十不憚艱阻以計盡殲之降其黨習人快焉嗟乎涓涓不息將為江河盜賊一興生民塗炭折巨柯於萌蘖是在留心民瘼者矣他若忠義之遺也國事之潰裂又皆致寇之大原能不緊諸

剿賊寄

流寇瑣聞

寇足言乎。即曰遺臭。何煩汙牘也。然同一鬨獻耳。或勦之而撲。或撫之而碎。平寇豈無術哉。要范瑣談亦以資識

流寇起自崇禎元年。迄於明亡。大抵皆邊卒逃兵。未逃饑民。此撲彼興。不可勝計。始於王嘉胤、終於李自成張獻忠。生民糜爛。直不忍言。雜總彙旨

寇之勢也。萌於秦。延於晉。及燬蔓於豫。楚。蜀。江北。出沒秦豫楚劉。蹂躪無虛日。民遭荼刈。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殆不啻焉。剪寇錄

羣盜闖獻，康亂天下，破城屠邑，迄無寧日。表而出之，俾攷古者知生民之不幸。雷虹筆記

	崇禎元年戊辰十一月	二年己巳正月
	延安大饑 參政洪承疇擊賊	是年秦大旱
中原羣盜	府谷民王嘉胤倡亂又有不沾泥楊六郎白水盜王二等掠蒲州韓城○以宜君賊○介鴻亂五六千人	[illegible][illegible]亭作三水[illegible]礼尚水眠[illegible]備城宜君中部石泉官川綏德[illegible]撫[illegible]淳流闖賜下關合[illegible][illegible]
闖	米脂李自成從嘉亂已而卒盜破自成走屬	
獻	延安張獻忠從亂	

三年	十一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秦邊卒旱逃卒以饑倘譁劉	京師警				
陝西逃盜王子順苗美進	山西巡撫耿如杞兵譁於涿掠良鄉劫宁竹鶩逾陵山史口大盜混天王掠延川來脇青澗	固原賊犯耀州參攻涇水破之	流寇陷寧州安定三水	官兵勦敗南賊平	流賊恣掠陷宜川掠澄陽宿平抗游擊
	耿如杞兵敗自成虜之合眾爲餘賊首迴亂爲闖王自稱闖將冠山西河南				
				獻據米脂十八寨乞降	

庚午正月		五月	六月
懋奏裁驛站於是盜益多			
兵掠綏德圍韓城犯靑澗美凤前登霧聚安定○王素亂陷府省○旭姦入山西犯襄陵吉川太平曲沃	王丁賊尚犬陷蒲縣賊門樹木渡河分三部犯趙城洪洞汾霍掠石樓水州吉隰賊首是橫天一字王	賊破金鎖關	王嘉育當[illegible]肅川清水[illegible]營陷府谷皆延安塞鄜城陷

十二	月一十	月十	月
神一元破寧塞 據之劉備遊		賊陷河曲 攻合水 大盜李老柴 管復陷府谷 王嘉前所清水	入犯 王嘉亂勾西人 城浙安 山西流遁破蒲 死安嘗 郝小泉俱免 江水掠地虎 狼一丈青龍 賊魁黃虎小紅 姬三兒降 王子順張建聖 多陷

月	四年辛未正月	二月	三月
[illegible]	御史吳甡賑饑		副總兵曹文詔大破賊
陷懷[illegible]潤保安等賊	副一元陷保安爲官兵擊敗死爺一點領其衆山西賊犯平陽王嘉亂渡河掠榮閿蒲	副一超風寧夏破慶陽東關官謀賊避和尚等犯涇陽三原儀賊潛賊副乾豹合木	陳繼宣誘收名解陝孫渊月可天飛掠鹿所城混天猴獨行餓聚滿饑李

	門尸	五月
		壽榆林連旱刑 年西安大引
分犯各縣駱 武安華亭 下老虎鼠花良 官稚川盜起	剿一駐紮涂縣 郝臨潼到六 宗數鶴岔掠 賊陷始興 學盜不清泥復 攻米將巡撫 洪承疇勒之 殺變翅已滅 朱全寵乃降	闖王虎食翅鵰 降鵰刑了翻 奸成功也 延安賊趙四兒 門縣擾子掠 韓城郃陽等 降 李虎朝誅降盜

王子順
滿天星降黨二
萬人復叛去
賊陷中部

六月

曹文詔擊斬王嘉胤

嘉胤死其黨推
王自用號紫
金梁其黨有
老回回八金
剛闖王闖將
八大王掃地
王闖塌天破
甲錐邢紅狼
亂世王混天
王顯道神郴
中人活地中
等分三十六
營

鄜州城混人殺
張孟金謀變
靖邊衛行叛
等犯合水

七月

曹文詔大破賊

上天龍馮老虎獨行狼孫[illegible]州李本[illegible]過洞兒渡山西人心不[illegible]破陷中部

八月

官兵斬蕭[illegible]六[illegible]山西賊入河北犯濟原

九月

[illegible]嶠[illegible]道函兒

福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黨黃友才斷以獻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貢友才復叛通西兒[illegible]黑燕神起又有過天星[illegible]子堰與紫金梁等

十一月	十二月	[illegible]
		[illegible]
陝西賊陷宜川 陝賊[illegible]雄陷安塞官軍訪析之 不沾泥張存孟 路安定 降丁混天猴 寇陷甘泉據 鎮	甘泉賊陷宜君 葭州 南降叁復叛攻 綏[illegible]	延綏賊佔爲米脂官從 府保安合水 各滿入山西 ○[illegible]承寧滿 州 永寧擊敗賊 破[illegible]李[illegible]
	獻及羅汝才等九百人降洪承疇	

	二月	三月	四月	七月	八月
洪承疇破鐵角城斬可天飛而郝臨菴獨行狼亦就誅官軍斷黃文才	盜夜入滁州	陷革亭	湖廣流盜自興國入江西泰和吉安	山西賊將大岑	紫金梁老狪狪明貴花說所仁隆八大王闖塌天不從犯濟源陷溫隱

九月

山西賊破臨縣豹山據其城又陷修武焚掠武陟糧斛圍懷慶賊盡渡河北官軍與戰復入沁水

十月

賊孫次行斬其賊黨

十二月

賊渴江虎撲支坡文水○邢滿厓上天薛擄吳城的歐紫合窑入徐久人高陽府亂世仁過貝翁混天王乞脊不得陷省川南是下又陷遠州遁和淌等將其

	六年癸酉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是月山陝大饑					命內監盧九德等赴中州夾剿
赴霍維端降	賊闖入潞有西山沁河德自東分賊西犯上黨縣圍剿南汜河北渡衛	賊踞林縣飢民相聚起	蜀賊寇自丈關神淮道游檢滿大名關下	賊陷平順	河北賊陷涉縣	河北賊闖湯陰林縣涉安別賊自陽城川新來合於脩
	寇川剋					

月	事
（前欄）	源
七月	山西賊陷和順 山西賊陷樂平 永和於仁 河北賊攻彰德
八月	陝西賊攻慶德
九月	張應昌獲賊張有義即一盞燈
十月	山西河北賊二十四營渡河犯閿鄉陷澠池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興安 讒內賊羊李管探南宮左玉壹

十二月

河有賊名劉陽
寇八拔淶出
浙江閩總沈
化均州北南
陷
湖廣賊假進本
陷鄖西
湖廣賊淆上津
陝賊陷鎮安
廷殺商溪陝分
命擊斬示當
關破鎮入情
開山斧一虎
城

七年甲戌正月

大旱

降盜于剛王之
臣通天林等
于太原扶資
趙撫斬之王
之臣即豹五
通天林孝義
上賊也
河南賊傳殺城

賜與戲务監鄭

犯信陽鄧州晚
齊商雒與自
成合脂澄城
○冦平京鄧
州旋與覃
出潼關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進陳奇瑜總督討賊	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人相食	山西大寧民饑食父母	[illegible]水[illegible]出拔卄
掠嵩化撫野閿均州入夷陵 陝 賊陷洵陽○興安城陷紫陽襲利自河被鳳縣人四川陷遷安、楚 賊陷房縣保康			川賊復入陝陷兩當隴縣楚賊盡西分趨平	陝 川賊陷文縣再陷鳳縣

	六月	七月	八月	閏八月	九月
	黄承時等陀賊漢中賊詐降陳奇瑜信之賊出險復不可制			河南大旱	
甯	賊出棧道陷麟遊承疇陷同安	陝賊盜陷隴州叛兵楊國棟敗其黨斬以獻	豫賊渠襲汴陝賊復陷隴[illegible]賊先逢翕僕降	陝賊陷靈臺崇信白水運州	賊二十營東面谷陷秋風[illegible]
	官軍闘闘於車箱峽自縛乞降奇瑜縱之出復叛去	陷澄城圍郃陽轉掠平凉邠州	陷廣學西逼乾州		

[illegible]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八年乙亥
		建奇諭		
豫賊[illegible]州城 滁	河南撫地王進 江北掠潛山 太湖宿松。 別賊陷霍州 靈寳 秦賊遂題陝 大寇夾來中	江北賊陷英山 焚霍山	陝西鄖陽告 警賊遊兵東 下常[illegible]	河南賊陷滎陽 屠汜水又陷 開封 秦賊聚十萬出
	總兵左光先學 圍富平高陵 鬭			賊集宛雒闗豫 西秦平泉七 八萬渫永寧 敗之乞撫饒
				掠廬鳳安慶

正月

闖三分六部
入豫入楚
河南北時三分
陷滎氾掠鄭
州犯商州闖
汝寧掠歸德
襄陽賊與汝合
十五營數十
萬
河南賊復入漢
中略寧羌
江北賊陷霍丘
陝西賊溜竄崇
河南賊三分趨
六安鳳陽潁
漢陷潁州
陷鳳陽焚皇陵
恣掠三日闖
獻昔與、
陷巢縣攻舒城
廬六合○府
舒城縣爲州

自振突出潼
闖

六月	五月	三月	二月	
[illegible]文淵[illegible]卒				
秦賊據天動陷西和	冬賊之閒花奔張奔楚奔江北爭楚秦萃於秦	湖廣賊陷麻城村民擒斬黃大殺絕天王賊寇寧羌	江北賊陷潛山羅田○陷太湖○時豫秦晉楚江北皆多殺	河南[illegible]承[illegible]兵入潼關河北賊滿天星及大天受向麻城抵漢口
			與老回回西走商州	

七月	八月	十月	十一月
	命楚撫盧象昇總理討賊		
秦賊陷澄城	陷咸陽商雒寇復入河南犯盧氏	老洞洞陷陝州闖山鷂降闖王渡河	河南賊裴闖廟而西老洞洞犯南鄧拳賊一字王二十萬撞天王十七萬犯固鄉雲寶整齊王敗走偃梁故州尊賊大會於龍門白沙營大十[illegible]
			羣賊再出潼關大敗

九年丙子正月	十二月	
總理盧象昇次鳳陽諸兵[illegible]		
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數十萬攻滁州盧象昇祖寬大敗之走鳳陽焚懷遠東陽賊紫微星陷懷遠靈璧逼泗州混天王伏誅鄖襄賊發眾賊	蜀王曾操數十萬圖犯川屠之漢中華嵩會漢南江北賊陷巢縣合山和州	[illegible]
出河南攻固始敗於朱仙鎮遂走登封密縣復歸泰		
合羣賊圍滁盧象昇大挫之竄河南	合諸賊圍廬州陷巢縣合山和州犯江浦	

	二月	三月
	山西饑人相食	河南饑壽烹其女
江北賊留杜縣 陝賊陷藤游 除賊敗突入沛縣 河南別賊陷閿鄉 闖王掃地王紫金梁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陷虞城 羣賊大會於滎陽	賊陷霍山太湖 鄖賊突竹山 過天星敗降尋復叛涼	山西賊陷和順 九條龍張胖子陷教城官山竹溪房山 賊將黑煞神飛山虎誅
	走慶陽邠寧	誘別部當官軍自出延西

	六月	七月	八月
闖王蝎子塊入漢中犯鞏昌北境 過天星復叛於延安李自成老𤞑𤞑混十萬自楚豫入南徙		陝賊陷成縣 孫傳庭擒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磔於京	老𤞑𤞑焚開封西關○時羣盜出沒秦楚散而復合
圍殺總	犯朝邑分陷米脂延安綏德丞錦書遊	賊推自成爲闖王犯階徽	

九月	十月	十午丁丑正月
京師警命象昇 入衛		
象昇大賊依息 象郎秋高乃 出二十萬沿 江而下峰及 戰楊 寇至尉氏登封 汝前	河南寇陷襄城 漢南賊陷袁城	老佃佃遊捌城 老捌佃修弁干 人大壬兵收 分為門犯廬 江舒城分擾 江北○時混 天星僕甯雄 ○李自成犯 安西○遣天 星據汧隴○ 蝎子塊勾西 人[illegible]
犯鳳翔		犯涇陽三原
		寇敗黃敗於黃 國復入江北 據至儀其屠 河入花

月			
		盡在江北剿諸會淮泗	
二月	命陝撫孫傳庭總理河南	左良玉連破賊於一條龍斬來虎	
四月			楊嗣昌
閏四月	天旱	老回回八舒避營六安散入霍山太湖	
五月		鄖襄賊犯荊州焚荊王發劉	
七月		江北賊略六合劇天長	
八月		裘入房陽掠黔城分徐州府泗州	
十月		過天星同李闖入蜀混天王	俗過天星九股入蜀陷寧羌

八月	二月	十一年戊寅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總督洪承疇報			禁軍大集襄陽命洪承疇孫傳庭合剿		
江北賊陷[illegible]	陝賊[illegible]寨西川	左良玉陳洪範破賊鄖西	賊走鄖西	江北賊陷霍[illegible]	[illegible]子堤遇之
洪承疇孫傳庭	陷[illegible]溪				昭化劍州梓潼江油崇寧
		敗於鄖西再[illegible]於陳洪範			

[illegible]大敗之關[illegible]

	十月	十二月	十二年己
命出關	京師警名孫傳庭洪承疇入衛	承疇改督薊	
托天王十尺王蓋齊王小麻王混世王蠍子塊草星眼於賊刹犯襲郡	曹操乞撫操陽羅汝才分屯房竹		
盧闖瓜倫下入騎塗自易入考依獻獻不允定西撫依老狷狷督臥疾中年投以百人後徵房變後時諸賊出文滋			
	獻求就撫屯穀城		

十月	八月	七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卯二月
	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					
老[illegible][illegible]革里眼左金王四股犯英[illegible]桐城祖[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		羅汝才九營復叛應獻二賊合房縣		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降之郎李李萬慶	[illegible]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趙大安遣[illegible]	革里眼射塌天合混十萬掠信陽光山
			獻復叛於穀城			

	十一月	十三年庚辰二月	五月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		
金玉陷商登成		羅汝才掠信陽陷光州	羅汝才陷大寧七股入蜀官十扼夔門陷大昌犯夔州賀人龍生擒白來虎等有社女卿邀之入斬東山虎
		被左良玉大破於瑪瑙山遁竄興房	

六月

擒賊訓場天上
入乾渓
羅過分道西行
率小泰王上
天王混世王
一連營關索
走黃陽
江北賊陷縣田

官罪擒賊救封
行一討鎮自
來兇作林爲
軍鋒
擒掠出虎汝才
之精銳豺盡
北天手常安陷
降遣撫地虎
論過天星
擒流金錘金獨
見漢地猶又
可天虎等屏
際將楊旭一
僕鹿隆官軍

入巫山[illegible]

七月	八月	九月
	厭河東真定山東河南	
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鶯羅大尊小泰王金翅鵬降○汝才合於獻	過天星惠登相降叅相清瀾人饑民聚太行山所在蠢起江北賊革左焚霍太陷麻城英梅	河南郟縣李際遇小清亦作辰張鼎為盜衆五萬
		秦兵大破闖於角谷鄖賊相繼降闖竄漢南屢欲自縊
操與獻合		獻賊陷大昌

追號

	十月	十一月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人相食草木俱盡
關索王光恩樹光南際羅汝才之入劉九安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全翅騰托天王過天星闖索八股相總降狪革左逼鳳陽秦師大破賊蝎子塊誅	狪革趙楚降將播地王張一川被獻輪冏化	是冬闖闖殺函蝎子塊死滿天星家鈔了邢宋米及圍部大天王錦天王一[illegible]
會剿昌以圍師必缺空武關一路遂逃鄖陽得飢民數萬復大振		
	官軍過之保寧府劍州走西川	

二	十四年辛巳正月	十二月	
河南土寇陷汝許	山東盜李定實李鼎鉉陷高唐州山東所在賊起		小紅狼允由深相繼請降闖潰圍出河南土寇起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
所擒下女兵急入山闖陷開封	闖陷河南府叛兵迎之城遂陷福王遇害	闖陷永寧之殺萬安王采鐽土寇一斗穀等應之陷宜陽時得李巖爲謀主	
襄破襄陽襄藩汪渡江破城	入巴州大敗官軍於開縣復下夔門走興房山中		

羅汝才與獻自川入楚。河南土寇瓦罐子一斗穀歸陽合攻開封。山東土寇逼東阿汝上。革左偽降權叛。河南土寇孫三擦河陰官軍斬之

周王却之

被陷當陽鄭縣又陷光州新野攻固始再陷光州。革左在皖桐勾合之。獻操陷隨州

三月

嗣昌縊陝督丁啟睿督師

革左走麻城勾獻

四月

陷歸德牛金星降賊薦宋獻策

五月

赦傅宗龍督陝兵討賊

河南袁時中二十萬號賊[illegible]

賀人龍破賊於襄夾山中。

	六月	七月
	西京河南山東浙江蝗旱多饑[illegible]	
泰安土寇十餘萬掠兗州走邳州蕭掠犯徐州弭揚州南沙河店燬清船入東平州豐縣徐州蚨合之東平賊李青山屯梁山	左革陷宿松英山	陷潛山圍麻城
時闖衆五十萬曹操復與合衆益強獻賊敗歸之復去破傅宗龍軍遂陷項城分賊居前水扶溝闖操合陷葉縣劉國能死陷泌陽獻同革左自崔太來介闖左良玉於鄉城陷襄城		
	破左帥從於南陽西走與操合陷信陽泌陽走隨州	闖鄖陽[illegible]陷[illegible]西操[illegible]於[illegible]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兵追賊	
		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淅合闖獻大敗奔回革左同入霍山拒守	獻準劉革左自悉太會闖於河南	降將李萬慶沒於賊
				復陷襄城殺撫汪喬年圍南陽陷之督王遇害
北走與闖劉口獻敗鄖兵有衆數十萬	掠信陽至總太敗之負重創逃山中僅數百人	羽擽以奔自成自成將殺之東走與回革入霍山	合六安復攻新城	

十二月	十五年正月	二月	二月
	起孫傳庭督陝兵討賊		
羽河州新州良 薊鄖陵合縣 陷羽州撫工 過李兩圖關 掛東孫福射 中關宝目	山東李青山就擒誅 左革陷滑山巢	左革陷合[illegible]	左[illegible] 獻攻[illegible] 游中[illegible] 合於關
	攻興封	關搖合[illegible]六 [illegible]將[illegible]	陷之陷[illegible] 太東[illegible] 德陷之陷學 陝考成 據三攻關封 大破[illegible] 圍
	陷壽州	令關中後攻[illegible] 城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傅庭斬賢人龍						誅劉元斌
	革賊陷無爲州	革左復入六安英霍山中革賊入舒城	革賊毀廬州城	革左側掠信陽出淅城負獻將中突入蕭縣	老回回分兵犯蘄湖掠桐安革左犯穎州旋合圍	
一					決河灌開封侯恂督師河上賊官黃澍以舟迎周王北渡敗官軍於南陽	屠南陽圍操合趨汝寧
陷之袁時中以賊合陷六安	獻破廬州	陷廬江		合水陸賊五十六營於皖江復陷六安蘇入全慶	走潛山黃蓆功太敗之服心猶豐俱盡	再被劉良佐敗於安慶走斬

十一月	閏十一月	十二月	十六年癸未正
			左良玉避賊東下
袁時中合於闖	河南土寇遂起 李好蔡學禮 李際遇各數 萬	袁時中東犯鳳 陵 荊州遊賊	流上叛兵四潰 小秦王拒搶 王劍分子泥 江龍管奈山 與且本剪娘 持
背賊魏懷慶 欲北渡	合諸賊圍汝寧 屠之○向襄 陽撩崇王由 櫃等以行	左良玉避賊湖 府襄陽分縣 陷夷陵宜城 荊門向荊州 道老樹洞漢 攻陵以犯湖	陷承天犯顯陵 分賊陷潛江 京山攻德安 陷雲夢○入 黃陂居之陷 孝陵
	屠桐城陷無為 州貢掠太湖		破廣濟蘄州 陷蘄水陷黃 州樹內上 興川

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劉賢上迺首卯湖南德入省武岡設東十○諸獄撫旬向懋十逵引攻據書時闖	闖襲殺革里眼左金王并張與革郎曹一能羅汝才爲闖所郾陽	闖殺汝才汝才部曹保劉練高迎祥後合獻又合闖
	獻賊陷麻城攻黃縣陷之	澧州上流初闖陷常德辰岳諸府州縣陷○闖襲殺革左并其衆	袁曹黨攻郾陽首保康入禹州○攻袁時中殺之并其衆
		居蘄州日盡取蘄水縣美女以豢賊	

五月	六月	七月
闖攻殺襄時中老劉綱降闖爲所部郎馬守應自後止闖獻兩大賊		
	大造戰艦於荆襄遣老劉剳攻常德闖謀自王於荆衆五六萬分一負役二十餘人凡百萬人闖留賊守襄陽平精銳往河南與官軍戰大敗奔歸賊謀據關	
破漢陽陷武昌沉楚王屠楚宗盡驅民於江		官兵追之賊西破附賊守備所向岳州三城悉

	十月	十一月
	自成陷閿鄉陷潼關孫傳庭帥入陷華陰將渭南陷華州將商州陷臨潼陷西安分賊掠商延中部	陷延安屠鳳翔陷榆林屠之據寧夏三邊俱沒屠慶陽
二十日賊圍陷之陷長沙湘潭又陷衡州永州破寶慶常德分賊入廣西全州犯江西袁州賊歸長沙陷萍鄉船攸縣分宜		

	十二月	十七年甲申正月	二月
傳檄定河南西境	遣賊入漢中不克前終渡河入山西陷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遣賊陷甘州	稱王於西安僭號大順改元永昌通好獻賊	陷山西平陽州縣破太原執晉王犯大同殺代王宗室殆盡入居庸陷真保定大名
		自當陽北岸步騎數十萬入夔州	賊在萬縣阻水漲三閱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皇清大兵破賊	十九日崇禎帝殉於煤山。后殉朝臣死節	
				陷京師吳三桂乞本朝大兵	
偽立祖禰廟於西安駐韓城	復遣賊出潼關掠河南又遣賊略四川保寧	敗定州中流矢闖殺李巖自井陘走平陽走解地益發兵陷漢中	闖迎戰求十人敗於一片石走京師僭帝西走真定		皆不守
	入瀘州盧州陷重慶瑞王闔宮被害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順治二年乙酉二月	三月
		蜀諸郡討賊兵起			左良玉死至夢庚兵東下
日[illegible]曆數				本朝大兵破潼關闖走藍田武關入襄陽令辰州將合獻	闖武昌府[illegible][illegible]眾餘[illegible]南
	陷成都蜀王闔宮被害	稱西王改元大順	自七月至是成都屬邑之人俱被殺盡		

四月

下賊首獻

走咸寧蒲圻過通城川湖間黔蛟攻之走至羅公山村民誅之

本朝大兵至漢中疾馳五晝夜至鹽亭射中獻擒斬之其黨潰入滇黔

李自成。米脂人。張獻忠。膚施人。俱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二賊同庚。後四年明烈帝生。蒯蔭棨

闖賊父守忠。禱子於華山。夢神以破軍星爲之子。生自成。呼爲黃來兒。闖賊之禍。與黃巢大相類。黃巢播虐徧天下。後掘其祖墓。斬黃賊而巢滅。自成破雒後。聲勢日熾張。朝廷寄下秦撫汪喬年。闖之米脂。令邊大受。執偵成族人。拷得其塚地。入萬山中二百里。有李氏村。村旁

冢非十六冢中一冢始祖也。相傳乃劉仙人所定。有鐵燈架醮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興。發之有雙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骨被體而黃。腦後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目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顧眼射日尚未開。反而仍伏。詐作發臨骨拆蛇斷之以開。後矢者闖目。舉事無成。亦與巢同一結局。貞勝紀

李自成妻韓氏。故娼也。縣役蓋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偕李過入命甘州。後娶邢氏。又與高傑通。高傑竊之以降。潼關原之敗。妻女均投崖死。張獻忠瑪瑙山之敗。妻女九人。被擒者亡淨盡之報。已見當日矣。滌世集

流寇所至。必先有烏集如鴨。此鬼僕之先見也。政餘筆錄

多盜之鄉。婦子望夕陽。則反鎖走陋污狹間。睡熱炕爲痕嚙足。或負兒女去。怡曝堂集

獻賊少從軍。隸總兵王威。犯淫掠當斬。別將陳洪範來謁。力救之。威不得已。斬其黨十七人。鞭獻忠百。免。亡關中爲盜。獻忠天性兇黠。然進思舊恩。每飯必祝之。數謂其下曰。陳總兵活我。刻旃檀爲洪範像事之。後知官軍中有陳將軍。喜曰。此豈吾恩人耶。詗之良是。乃飾名姝賫美珠文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報。公豈遂亡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麾馬

足自救。降後。熊文燦撫。馭失宜。復叛去。綏寇

流寇初起。三邊總督楊鶴。獨主撫。賊出險。遂橫不可制。是流賊之禍。鶴首之也。闖賊將擒。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謂圍師必闕。漫開函谷一道。闖逸出遂勢不可收。見流賊之禍。昌終之也。前後僨國。可謂是父是子。夫兵法變化入神。豈容拘泥。先設三伏。然後開圍。如盛彥師之禽李密。縻手可也。若嗣昌直是解網縱虎。豈合陰符。蝶紅筆記

楊鶴之於神一魁。給賞花紅。鼓樂迎導。索劉鼎則予以官。姿安插則定其境。示之惟恐不及。有潼關道胡其俊獨賊獨頭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贐。又因

其索酒構梁肉。傳致給之。當賊初起。輕胡廷晏之安坐不擊。謂此吾省城賢主人。關中傳以爲笑。綏史

中部城南河橋山。松柏甚茂。爲黃帝葬衣冠處。隆坊斗大一城。上僅容趾。民丁不滿二百。吳御史甡至。激勸守城。又捐俸爲濬濠壘。駐公館頹屋三楹。日夜坐臥一被鼎上。天雨則枕衾皆濡。所從門書幾十五人。與同居處炮火箭鏃。時時照射城中。誓必死以勵將士。九月始復中部。擒首獻俘。憶記

秦寇牛出官兵。官兵與戰。率皆其識面親暱。矢石間相與話言。有泣下者。賊輒遣所掠牛驢。及老幼病殘癃之人。慫官兵俘殺報功。謂之打活仗。仝上

甲戌晉中有三大礦賊。一名活地草賀宗漢。一名過澗神高加討。一名鄭襄人劉浩然。各以千萬計。屯聚汾潞平陽要害。前撫院撫之。給劄千廪餉。歲費金錢累萬。而實分投出境。焚掠如故。仝上

永樂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隘之防。法甚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皇親駙馬侯伯有墳工。概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橐矣。領班官歲歛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點。本軍遂不赴京。太失祖宗之意。崇禎末年。流寇紛起。上屢行停免。而地方

殘破單人。十總八九。全上

清潤孟長更。於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傳長更在石油寺。著黃巢造兵書作反。長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衆號點燈子。或曰點燈子郎趙四兒。冠志

乙亥正月。吳御史牲。密諭安插官龔能訪諸賊名號。潛營可用間。得其平日相疑情狀。乃手書來帖。諭某齎私棄。欲殺某由獻。時不可失。虛爵賞以待久矣。如是者數封。令諜投其營。果猜懼。一日有手提渠賊劉浩然首級赴轅門報功者。給劉重賞。營衆駭散。分投活地草頭塌神營者甚夥。復為間諜。諭道神營。言頃報功者。已給賞

賞。所嘗亦多有其人。又言其欲圖某出降狀。顯道神大疑。於二月離巢出掠。率衆東下。乃懸重賞犒軍。出師追至忻代山中。賊首持大棗棍。立馬大呼曰。我顯道神也敢來決戰。虎大威一箭正中其喉。仆馬獲擒。諸賊披靡殺七百餘級。凱旋。顯道神死。舁至忻州。驗其狀果獰獰所持棗棍重三十餘斤。長九尺。軍士言馬上舞之若輕默揆人。銳不可當。往日與戰。爲所擊斃者甚多。記憶

乙亥交城縣北皆山。東連太原。西接邊徼。盜賊出没不測。兵至則遁。路險不可窮追。乃檄趙民懷追勦近邊一帶土賊。而疏請擢縣敏忠交城守備。於山中要害處築堡。若領兵守之。賊出没皆在吾兩眼中。發兵追擊。多擒

猾者賊不獲逞。仝上

交山賊胎孽於此。延至 國初姜瓖叛亂。流毒千里

幾數十年。余奉 詔勦殺。另具交山平冦傳中。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吳甡檄縣道與將領分汛嚴防。兵不足。即以沿河一帶村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上下不絕。賊望之。皆以爲兵。除夕諭衆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次。爲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備。過此無虞矣。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寂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次日賊遍滿山谷。然終不得渡。仝上

流賊破鳳陽。殺戮之慘。天地爲黑。有縛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之父淫其女以爲戲而

後殺之者。甚至裸孕婦於前。其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以爲戲。一試不已。至再至三者。又甚至以大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爲樂者。又甚至縛人於地。生刳其腹。實以米豆。牽羣馬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爲粥以餵馬驢。使之腹壯而能冲敵者。所擄人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殺人而間以蘆葦薪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烟焰薰逼城上。守兵立仆。明季遺聞

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留守朱國相。千戶陳弘祖。陳其忠巷戰死。賊焚皇陵樓殿爲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九十一人。焚留守

公司府廳五百九十四間。焚鼓樓龍興寺六十七間。燬民房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知府顏容暄等官八員。失印二顆。武官失印二十顆。殺武官四十一人。殺生員六十六名。陵墻班軍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墻軍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名。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眞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以楚寇卜於神祠不利。剗神像而去。趨廬州。寇志

賊圍六合。聚稺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爲笑樂。又裸婦人數千置於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仝上

賊薄潁州時。州人之爲守禦者甚衆。有韓進士者别業在城外。一樓高可瞰城。衆議去之。韓不可。及賊至。登樓雨射城上。故城守者一隅缺。賊坎而登。城遂陷。然韓父母妻子亦皆見屠。明季進士勢重可笑。太白劍

徐太史致覺。給部致章。兄弟爲諸生時。賊破城。大徐抱幼女匿城上窩舖。餓一日矣。忽賊入民樓擄財物。得一囊。乃麫餅也。怒而擲城上。遂得食不死。次日聞賊稍歸營。急出城。則一賊已尾之。踉蹌奔空宅中。入牀下。忽又一人入。大徐方懼。旋聞其人慘號聲。賊已亂槊刺其人死。乃知亦爲賊所逐。匿牀下求免。賊刺之。誤以爲即大徐也。遂得免。小徐遇賊。急躍入城河。賊以矛刺其喉。僅

離寸許不中。賊彎其身欲中之。則岸崩。若將陷狀。如是數四。賊以不能刺徐也。慚甚而去。小徐復登岸走遂免

椒園夜話

滁州城下一丐者猝遇賊。即投身入水中。一賊怪其人不出。爲逵水俟之。丐忽躍起挈賊足入水。賊倉卒莫知所爲。竟死丐手。太守吳公賞之。旌爲奇功。太白劍

賊將入桐城時。火光連數十里。一老人猶不經意。賊至自扶杖出見。與絮語平生窮苦狀。謂不足備主人。賊笑曰。汝苦若此。何必久住世間。爲笑而殺之。又一翁赴其戚屬家。其家方洶洶出避。翁罵曰。汝曹一出。此室立碎矣。正當需乃公爲而居守。其家避未竟而賊至。翁立見

殺。仝上

乙亥賊遏桐城營城東。是夜。城上砲如號。賊誡其屬曰
趁此火睡。但聽城上聲息。或偶寢。須急起作備。近日又
言若遇數十人。或百人。則直前薄之。彼一人動。衆立亂
矣。若七八人。或十數人。則謹避之。此必骨肉肝膈之能
相死者。兩語皆披自賊中者言之。其用意頗入微。仝上

乙亥賊破桐城時。嘗擄持一美婦挈之東門橋頭。時乘
城者俱見之。後披自賊中者。言此婦以先一夕見賊。賊
欲汚之。婦怒。取案上酒缻提破賊面。賊恨之。不令速死。
其挈必於東門橋。欲衆辱之。仝上

邑附中驛之側。婦裴氏當倉卒時。與其田主婦數世同

歷一岺笈其主人婦賢婦裘德之匹。何望見賊騎丕衆。皆流。裘氏曰。無恐。第明日收我屍於某處耳。因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執之。問內有人否。婦曰無之。又問此所有騾馬何處。婦對其家有良騾。令爲導行。步與至所約死處。度屋中諸人已得脫。乃曰。我一女子。何從騾馬邪。因具道所以。一賊頗義之。又一賊竟刃擊之。明日覓者至。尚能少作聲始死。又賊至小龍塘。居民避一水榭其橋。賊至。擄得予家一人曰某者。令治橋。某曰。我一人活。將衆人死乎。遂遇害。予遺錄

賊丁丑之趣桐城也。大衆盡奔。有劉道者年七十。獨身當柵門。橫矛大呼。白髭盡張如蝟磔。賊數十騎。不敢前。

更廻馬從他道以入。道從容還。負其店主人一老嫗走
匿今後山。從山頂望塵起。尤嚙齒頓足。其氣直欲吞賊
世何常無壯士哉。是為正月十日。予以是夕奔伏山孚
房弟兆巳先在。予曰。賊易與耳。但鄉人積為威劫。若夜
擾之。必得所欲。兆曰諾。明日往見所善伍生。議皆合。少
年多願從者。遂前跡賊。得之王氏宅。將賊醉且就寢矣
而所將諸少年臍中怯。未至賊百步許。輒大譟。賊倉卒
得為備。然兩生尤前鬬。凡殺馬十餘疋。賊殺鈴者數人
向是賊氣少折。俘經里中。輒相戒備兩作人口側

甲寅三滁反。饒寇起。徽州悉擾。余祖孫世居休寧。第
入城議屯練。爲禦賊計。頗譏詣反焚輿碎傘。余村名

舊市。自屯練約五百人。賊破休邑。獨不敢逼舊市。獻賊及革里眼老回回左金王諸賊。屯應霍間四十萬衆。賊擄掠男婦。有逃者獲。同綱馬上。遊各寨徧。人各加以刀術乃殺死。鵬升集

有張席之者。逃司吏也。陰賊諳謀。所交偏輩不遲。又粗術數。一日方食。忽旅舍中謂獲矣。乃何。南部捕牒至。而張已死。及賊犯中都廣陵。獲二諜云。爲張王所使。通約龔徐兩家者。張即席之也。於是衆始知席之去爲賊家因捕得龔徐兩家皆伏法。所謂龔徐者。龔十三十四。徐二咸也。十三。浙之能游人。以拳形知名。常自畫殺珠。與人不敢詰。其弟十四。亦強有力。遇事輒爲前鋒。此兩人

橫廠陵中二十年。所居華屋美姬。視公卿家。二感者恭泰州諸生。從泰來家運司之側。與十三兄弟爲死友。每圖一事。輒以悍。徐以狡。其力能作使諸惡少及衙門用事者。無所不極意。至是聞賊且逼。徐忽操小船泊江滸。十三兄弟部所黨弄兵。倡言備兵。實謀應賊也。蓋三人皆故交席之。非前覺事不可知矣。然徐奴視其父。父常訟之官。官不問。節婦宋氏有殊色。徐計奪其節。婦自殺。官亦不問。又領司吏某家。見其女爲媒致奩。時女已許字人。更慨買他女似女者以獻。徐久覺其詐。中以危法。此官爲中之也。又不止不問而已。最後奪諸生某之妹。生憤甚。實其惡於學使者。凡款百餘。僅從薄罰。竟終不

返。十三常同比部舍人檄。徼浙憲于殺。事覺繫獄。欲其
獄卒以逃。及從來廣陵。人皆知之。直指使者亦常少逮
治之。不竟也。太（自剝）
嘗行定遠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墻者楚藩也。凡男女
二十人。人一小轎。其小如棺。橫木貫之以攔其胸。刳為
小孔通飲食。有一人從孔中告饑甚哀。送者怒。立起碎
轎。執其人捶之。至胸裂腸折而死。棄之去。蓋一騶奴與
同來甚久者心痛其事。為人言之。又時行李止一肩。二
十人共之。問其故。蓋所齎甚富。所經有司遞送。用夫數
十人。因過某鈔關。権關者某主事。心涎焉。以搜獲夾帶
禁物為名。遂盡有之。尤可怪者。流賊犯中都時。獨[illegible]

此墻。仝上

盱眙令蔣佳禎。西粵人也。盱眙故無城。賊闖至。令送其母渡河還泗州。與訣曰。兒不得爲母有矣。謂直指以印付之。直指雅知令賢。挽其行。令奮曰。佳禎受命天子。令盱眙。盱眙之外無寸土。是令死地也。遂拂袖去。所素團練鄉兵若干人。望見令渡河歸。皆冐死來聽命。遂共前擊賊。賊見其有必死意。頗畏之。且前且却。令自度終不免。刑其下曰。邑百姓逃竄乎。曰竄矣。令太息曰。吾民幸免。若等可即散。獨一門子一皂隸痛哭不忍舍。卒共赴敵死。令既死。其民哭之如哭其私。令祠之。啟忠傳

林閒頌云。鳳陽自兵火之後十載不聞雞聲。郝炯鄉亦

云。六安州男子俱無右手。誠可恨也。怡曝堂集

六合再破時。寇聚衆將坑之。忽有令免死。人斷一手。爭先伸臂。無言痛者。仝上

賊最畏總兵曹文詔。其兄子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文詔自隸馬世龍麾下。爲軍鋒。入秦。四年春。擊賊栗園大勝。又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六月斬王嘉胤。是年冬。殲點燈子。五年春。擊殺可天飛。郝臨菴。獨行狼。八月又敗賊甘泉。六年春。斬代賊千五百級。又敗賊榆社。又斬陽城賊千餘級。乃因小故。附以他事。落職二年。及復予官。賊鋒益銳。詔屢立功。八年五月。卒戰死於真寧。賊遂益無所憚。詔

弟文擺陣汶沂州。燮蛟亦善戰多功。後松山不食死。一門沒王事。曹氏稱最。（懷秋集）

熊文燦僑鄖無能。駐節襄陽。於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文云。園蔬苗茂。不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逋糧地耳。左良玉謀於巡按林銘球。延道王瑞旃。欲誘執張獻忠。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於城內。（明季遺聞）

廬江某氏兄弟葬其祖日。寇至矣。急買某谷宅。當免難。如其言。僅存門樓而已。寇至。兄弟避北地。四顧無藏身處。登門樓。各臥板上。賊屠城。以鎗擊板。塵撲目。仰見板[illegible]天光曰。無人。遂去。後爲皆首頭（朱劉友話）

曾於蘇州遇一老。自言少年一斗栗刦入帳中。攻某城掘塹七層。衆賊方患無策。一斗栗令曰。限來日午時破城。城上人聞且笑之。次早驅新降官兵數萬爲前鋒。賊自後逼之。擠人馬塡一塹。又渡一塹。比破城。日方午。（蒲虹筆記

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有勇力。自成嘗離其大營。偕宗敏步入道旁叢祠中。惟孩兒軍張鼐者從。賊中所稱小張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於神。吉卽從我。不則亟殺我以降。宗敏曰。諾。納其刀於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今死生從若矣。軍中壯士亦有殺妻子願從者。（綏史

闖賊數十萬衆於潼關源爲總督洪承疇孫傳庭所敗妻女俱失盡亡其卒剩十八騎未幾又困於巴西魚腹諸山欲自縊養子李雙喜止之當戊寅之冬穀人覘見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過穀城獻忠與之飲酒半酣獻忠撫其背曰李兄盍亦從我降而僕僕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去穀人皆以之尤文燦曰若使主兵者調度得宜彼豈縛闖自放矣仝上

瑪瑙山之戰獻忠妻敖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爲之飾欲以為奇能得獻忠要領闖部楊嗣昌遞之襄陽獄中并其黨潘獨鰲及前所執敖氏之兄

與養子惠。二者同繫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會年少[illegible]
易每脫囚縛呼名。悅敖氏高氏之艷。托以問賊中事。縱[illegible]
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潘獨鰲等得以脫桎梏。飼酒
肉。往來不復禁。防禦頗疏。嗣呂以忠驟忽。常移文飭
戒。承會笑曰。是詎能飛去耶。未幾獻賊破襄陽。潘獨鰲
毀從戶。偕敖氏高氏出。仝上
獻賊有美僮名二孩子。時年十八。技武絕倫。嘗與黃蜚[illegible]
南對陣。甫出戰。僮遽飛矢中其手。黃幾敗陣。悉其從[illegible]
擒之。愛其勇欲令降。僮不應。侯笑曰。聞賊夜臥汝膝[illegible]
本鎮亦能撕汝。何不速降。僮堅不允。絕其食死。[illegible]
[illegible]

史翁嘗遊曹州。述二事。其一有諸生行市上。爲一小兒
擠之泥中。生怒叱之。明日少年將數人縛生於途。更抵
生家。召其妻子曰。令汝好作訣。遂殺生。四分其屍。復[illegible]
其家約不得哭。及成服。犯者視此。其家雖如約。其一[illegible]
召兩人傭工者。傭始難之。至則令掘地爲坎。坎成。歸傭
曰。此汝兩人臥處。遂生瘞之。太白劄

楊一鶚。爲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僧踞佛坐睨楊而笑
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哭數日夜。昔撫其頂而止
耶。楊追憶兒時語。大驚。癡拜。臨別囑曰。我厭賜人。三十
年後見汝於淮上。楊之爲淮督也。得賊信。治文書至。而
僧薙髮擊軍門鼓。稱峨嵋尊。世侖。致書於楊。遲以[illegible]

請見。僧大詫曰。適今夕不及救矣。俄明索之。不知所往

癸酉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勸早還。二則西市語也。三四

爲國亡讖。楊臨死。合掌稱好師傅。詠巢新編

太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於乙亥九月初十

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爲牟文綬戲下將官與尚玄

等二千人白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

從。衆兵毀乘欽須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綏史

欽天監博士楊承裕投賊。自詡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

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掠

潛江京山諸縣。仝上

近山𢿢樓如鋸。內穿大井。積天石周塡以土十尺。四[illegible]

砲眼。上下用壯士二三十名守之。衣食擶禦之具。無不備。樓旁無附麗。雖大富貴家。其內人皆抱孩赤。挈壺餅。梯以上下。賊過而覘之。率勿攻。攻亦不利。頻年禦寇死守。

賊沿江下。將至荊州。有其總兵病。其子督兵。前鋒步卒五十人過城下。見城盡閉。向沙市呼曰。予官兵也。餓我當為殺賊。父老泣。小舟送米來。步卒以鐵兜牟為炊。人挾弩矢百。皆傳毒藥。既飽食。父老去。悉伏狹道叢葭中。兩岸皆深水。賊畢過往刼新市。默紀其隊數。已而日將西。賊皆厚獲返。或挾女子馬上。或衣紅。歌笑回營。掎發上道府詬罵。復從狹道歸。將盡。只剩一隊。五十人曰。可

山矣。排狹道上。五人爲隊。旣發矢。後五人。復前。弄槊[illegible]射如雨。賊渠百人。人馬盡死水中。賊帥其渠久不歸。救營去。言軍開城逐之。只柴烟緊纖樹杪。懸羊擊鼓而已。是役也。以步卒五十。殺賊渠百。某總兵得奇功。嘯虹筆記

襄陽監司與某郡守。城外江上募軍。有一舞雙刀者。刀法精妙。但見一片白影。不見其人。監司甚喜。欲與雙[illegible]郡守叱曰。爾大膽敢欺本府乎。爾優人也。曾於某時本府署中扮劇非耶。刀法乃花拳。何濟實用。其人惶遽[illegible]一人携一長竹擲於地。自下而升至頂。於竹上舞棍。[illegible]街坊呼噪。竹忽折。其人飛身十數丈。舞棍不息。一人[illegible]

一小傘一大扇。平步劉甌崖。提其傘扇。臨水面如實[illegible]
監司擊節。皆與騎糧。郡守月夏是。但欲先帶回署。授繳
策略。然後用之。監司許諾。郡守帶署中。嚴刑拷掠。搜其
身。得賊劄付。果流賊諜也。立斃之杖下。仝上
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塌天等。闖塌天本名劉國能。性至
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庚寅六月。左帥遣之闖獻於瑪
瑙山。獻食盡。分兵抄糧。不得者殺之。賊卒多降。左使國
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擒其
妻敖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後守棄。闖賊破城
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自解所帶小刀刎死。過
天星。即惠登相。亦賊中最悍者也。後降官兵。乙酉左師

隋下登相猶大斥其非。不肯從。（知冠子）

流寇六股圍黃陂。令李繼開城堅守。城內半撤民。李令撤民出油米。黃民守陴。每陴燃二炬。五人守。每一更令一人睥睨。互易至曉。善鳥銃者僅七人。分守各垛。銃無虛發。命諸生監將臨城巡督。多設黃傘旂幟於城頭。若尊官者然。夜巡城以杖擊地作撻人狀。夜行面生者輒擒之。賊知守備嚴。且無內間。圍半月皆引去。（蓄他山記）

漢口兩岸村落。各二十里。商船千艘。文妓十餘班。簫鼓徹夜不絕。流寇至無一存者（敢餘筆錄）

文永公日記。流賊破漢口鎮。驅而陷之江。江水為赤予母舅江伯宣死於難。屍無存。

河北之諺曰。鄭嘉復鄭嘉。曹操再出來。賊羅汝才自號曹操。而天下大亂。吳餘

李自成困車箱峽。幾成擒矣。詐降陳奇瑜。瑜輕賊。心許大功可立。許之。賊一出棧道。放手殺掠。復不可制。噫。獻賊之降而復叛。誤於熊文燦。闖賊之詐降而叛。誤於陳奇瑜。參之肉其足食乎。偵俠志

獻忠初爲小賊。號黃虎。後爲賊帥。稱八大王。嘗僞爲官兵。駐南陽之東關。以詐取宛城。門未啟而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緩遁去。良玉同副將羅岱追及。射之。矢貫其肩。心又射。貫其左手中指於弓靶上。兩馬相及。良玉抽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獻遁。逃至麻

城。在道勝之。一晝夜行一至亟。至數滅又破之。乃降文燦。燦患在穀城。特指其瘢。語人曰。此左將軍南陽時創瘢也。笑屬剩言

闖賊劉攻汴梁。相傳爲總兵陳永福之子射一箭傷目。獻賊敗。爲豫將羅岱射之。中額。然獻賊因是時降而不福至癸未年。竟降闖。雅堂集改語

十四年。正月。闖破洛陽。殺福王。薦於俎。雜鹿血和酒飲之。曰福祿酒。二月。闖賊破襄陽。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下。觴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二藩同時陷歿。最爲慘酷。賊鋒益熾。郊冤子

福王神宗愛子。母鄭貴妃專寵。就國日。海內全盛。上所遣稅使礦使數十人。月有奏。日有進。廣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寶石。豫章磁。吹西興織文。蜀重錦。齊楚礦金礦銀。他搜括羨餘萬計。名入王私財。入貴妃掌握。歲入十之九以資王。富厚甲天下。及賊逼。發兵之過洛者口譁藉藉。或當道中曰。王府金錢百萬。厭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大司馬呂維祺在城中。苦勸王。王不爲動。未幾洛陽破。王之血肉。且爲闖之福祿酒。況財寶乎。賊入王府。求王。貨賄山積。裝綵輦負。任以入盧氏山中。發王府中及各聚。大賑飢民。綏史

開縣之敗。賊盡出犄入楚。獻賊至當陽。令次才與鄖澄

相持。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先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僞爲官軍。持軍符令箭。日晡叩城門曰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啟關入。夜半從中起。放火擒納賊衆。城陷。知寇予

十二月陷承天。賊遣僞將王克生。掘顯陵求寶。僞陽武知州張聯奎。多備銃砲。獻策求救。賊方舉事。欻風雷大作。賊驟。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頂一擊。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城諸生。其妻何氏。因以貌都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也。兒生去。不知所在。衆賊驚散。闖大懼。遂不敢動。明季近聞

獻賊犯漢陽。其急。武昌賀相逢聖。因局吏徐學顏入見

楚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時金椅交椅一。自此可佐軍。他無有。逢聖哭而出。賊至王被俘而沉之江。妃自殺。獻忠見庫金百萬。歎曰。有如此而不設守。朱明子真庸兒也。仝上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異人呼於市曰。一舉猶屠伯至矣。楚宗最橫。遇亂亦最酷。異錄

賊破黃陂。焚掠漸甚。余家世業。俱為流賊劫燒一空。先一日提勦將官邀余孫時開。及曾孫永祖出城伏。得保其命。與中死者五人。可知明季兵與賊。未常不相通也。先曾祖日記

闖賊三圍汴梁。城中饑甚。推官黃澍以開糶。日斬米價

於市。一日署中馬死。命分肉。肉丁。人一觔。有悍僕欲倍之。分者不允。怒曰。會須喫汝肝腦。分者笑曰。好兄弟。奈何至是。剖二觔擲與之。悍僕低頭拾取。分肉者遽起斫其頭死。衆僕即前欲分其屍爲食。濟聞之。對天跪曰。速殺我。分他汝儕腹。衆乃惶怖謝罪。遂埋悍者屍。不許食。又濟內人方食肉包。忽見人指頭。驚。發病死。蟫虹筆記

汴京有散人豬在。精數術。言不可聽。事後輒奇中。辭一年別所知。將自沉於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月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咸怪其狂悖。已而果驗。綏史

崇禎壬午。寇圍大梁。張舉人林宗勸當事寄檄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陳。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嘗令陳

承福兵列城外。勿聽入。久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寇暫却。或諷之曰。盍去諸。林宗曰。死則死耳。奈何去以爲民望乎。圍城五閱月。日夜拮据。行闈汴人倚之。皆守死不去。水灌城。背負其先人神主。抱詩文藁三尺許。登木筏。鄰求登筏者益衆。林宗不忍卻。稍筏載之。筏且沉。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林宗老。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次子允淳及門生文太古皆從焉。長子允集。泅水至所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彝憑浮木。依老僕婦栖屋上。涕泣日夜。老婦餓欲啖之。戀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門亂。林宗之門人周元亮行求得之。撫恤其家。而林宗之遺稿。故亦撫高平仲

飲而葬之栁留。闖賊廵營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之落草。殺之。且連營百里。晝日不得趨。禁行褻勿擻白金。精兵許携妻子。戒芻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為兵。一精兵容私從為之主。從掌械。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騾驢少者十餘。過城市。不令處室廬。寢興一單布幕。製綿甲絮綴至百層。輕厚矢砲不能入。一兵卒馬三四匹。則掠尚蒭精其蹏。曰惡惡寒也。剖人腹為之槽。馬汲飲鋸牙思噬若虎。勞軍止。郎出較騎射曰站隊。及暮方畢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避。值崇岡絕城。騰而直上。毋得旁蹊。水惟黃可阻。衝淮泗涇渭。人皆翹足踞馬背。或抱

鬣緣尾呼風而前馬蹶所塹。周水為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褰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前者返顧。後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道之則步卒之伉健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子遺。夜。六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人束其尸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圍堞下。防縋城者。馬兵徼於外。承其隙巡之。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亟逃。自成若覆舟於海無孫類。諸將校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幣帛者次之。珠玉為下。綏寇

闖賊向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

資守陴者。特懸賞。有殱一賊者。予五十金。士鉤籍大呼擊賊。後雖爲賊決河所淹。士卒未罹賊毒手。仝上

賊破夔。擁老少江畔圍殺。天忽昏黑。大雷雨。獻賊怒曰。咱老子欲殺人。天不肯耶。燃巨砲向上擊之。雷雨遂止。殺人如故。劉玏集

賊殺蜀人之慘。剁手足曰匏奴。分夾脊曰邀地。繪其背於盆中曰雪鰍。置火城以圍數百小兒。見爭走呼號以爲樂曰貫戲。剖孕婦之腹。抽善走之腳。砍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徐原璞鈔

蜀太醫院有舊製銅人。獻賊以楮模其關竅。召諸醫者其針砭。有一穴差者並死。綏史

御史王孫蕃疏曰臣聞賊破與秋止僅三日劉元斌爲
往三十七日掘地拆墻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
數獲之東省有賊如梳兵如篦之謠班師回日除主將
車載并每頭人人一擔不計其數外即一火頭軍俱四
五騾馱不等是爲何物追抵京而正陽門舖戶紬緞一
二日間買盡各兵俱蟒衣綾綿肆行長安萬耳萬目其
將共睹此則擄掠之明證也元斌曰殺良擄婦無其事
臣聞殺良非爲割級也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
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至所擄男婦
每一兵以六七名口計沿途掠民米蔬供其食用恐一
齊入京駭人觀視將婦女牛畜近京一帶地方而陸續

搜取於時紅紫遍滿京城見今賣為娼者不可勝數花
縣志

朝天闕獲戍都諸生顏天演等通表自成獻賊怒以觸
闖境俱反詭稱開科用軍禮發遣諸生不至者孥戮誅
殺之西門外青羊宮凡二萬二千三百人裹筆墨成丘
壠先應州府城最堅固賊不能破顧以學使者徐之垣
試士至賊偽扮書簽隨儒衣冠以入夜破其城岳半
王人偶編

求服遠遊授部郎丁亥守曲靖郡城破不屈為川逆削
手不食而死二兄實遠任隆涼州已亥城破投崖而死
兩亥伯仲相繼殁真不愧先叔祖公之教矣衛音哭[illegible]

詩云。誓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遺陰陰。賊非兼幾[illegible]
何巖地處極黔。禍更深。一死以酬君父志。此生不負[illegible]
賢心。於今身後孫連華。節孝根芽萬里森。紫兒豈有[illegible]
云。禍及奈濵丁亥春。垂髫小侮。未歸關。百年同祖判[illegible]
拾蔣里離鄉父一人。亂後音書今始見。生前忠義此[illegible]
真。欲知浩氣能冲滿。斷臂投崖血尚新。詹右編
闖賊破西安。張國㑹首倡僭號。覬作賊相。又為誘文太
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㑹以
為必見幸。自成故重太僕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
儷。而行媚我。此國賊也。斬之。禮鄧而歸之家。狀心傳
丘東周。陝西前衛人。鄯可標也。賊陷城。矢志欲刺賊。[illegible]

持屯田册。詣端履門賊黨問之。東岡答曰。投屯田册遂引至賊帥前。知志不可遂。乃大罵不屈。賊曰。此醉人也。扶之出。復罵曰。自古豈有盜賊爲天子者。會見汝屍磔旃。反。吾何醉之有。賊去其衣。縛置棚前。罵如前。衆賊抉其首。罵至死方止。陝西通志

吳承之妻張氏。初時賊兵至門。見氏姿容美麗。遂倚之爲居停。及知其欲僞已。急伏水。故向淺處。賊旣沮而去於是復起收淚。往尋其夫。道險人稠。無從卽覓。中途相遇。而賊騎驟衝。復致相失。歸廬獨自掩門。已有預從竊入者。强淫之。無計爲拒也。賊寢熟。遂聞叩門聲。心知夫之歸也。潛啓以入。遂與其夫。共以刀刺賊死。於是耆耆

湛湛拾賊貨物以逃。倏有井。頹然有水盈尋。今而後。得死所矣。非復向時伏淺水意也。姦立阻不可。復泣曰。妾前日所以偷生者。慮君之饑寒失所。不獲一訣。生死恨然。不料猝遇狂且。致成淫行。失節之愆。竊爲恥羞。縱君不見罪。妾柰何覥顏偷生。幸不復以妾爲念。投井死。古虞夾集

李自成多購蘄黃人爲間。或攜藥囊著蔡爲醫卜。或挾詩爲姑布星家言。或爲緇衣黃冠。或爲乞丐戲術。或爲肩挑買賣。或爲皮鐵雜藝。分布江皖諸境。覘伺虛實。揣至癸未會試。於路邀截赴京舉子。說透打合。爲之夤緣中式。以作內應。以故破城之日。雲合響應。一呼賊集。人

竟莫測所從來。如其其登癸未榜。文甚佳。亦賊代通於節者。（儇秋集）

甲申三月京城破。嶽貢守緱肆。與妻妾共謀飲砒礵酒。二流賊遽入。夫繫天總板上。見賊抱其妻妾於膝。妻斟壽酒大碗自飲。賊笑曰。盍與我共醉乎。妻不答。妾解意。遂滿斟二碗進賊。仍取琵琶彈以侑。俄而二賊倒。妻亦倒。夫急下。殺羊以血灌妻。妻活。以先傾之酒壽尚輕也。拖二屍沉於後河。閉門靜避。竟免於難。（甲申忠義傳）

賊破城。常稱多人。今童子操刀殺戮。少有畏懼。即殺童子。有驃悍者。遂以善殺爲樂。上下馬如飛。殺人如刈菅。號之曰孩兒軍。（雅懷剩言）

東國土强。三牛戍具。乃可負犂。牛爲賊所盡。直齊馬價。所存什一。大水之後。牛觸寒盡死。惆此孑遺。天不可顧。爲之柰何。怖畢集

流氛殆十餘年。每日西墜。則赤氣竟天。禎季月亦如之迄乙酉夏而赤祲俱消。仝上

明初有十八子之讖。又云十八孩兒天上生。成化中有李龍子者。結一中官入宮中謀不軌。事發伏誅。讖者以宋太祖取淳風書本亂其次第。李繼朱者。乃李亞子繼朱梁之讖。然相傳崇禎甲申南京乾清宮陷。忽現一碑上有云。一小又一丁。眼上一刀丁戊攙。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在皇極京城擾。則又知亾明之爲闖也。異錄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宋宼姓名而鬭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滅活爲勝負。有曰闖。有曰獻。曰大順名曰馬吊。馬吊二字。殊不可解。今驗之明季遇馬即吊。闖與士英皆馬也。夫豈偶然。

甲申二月。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聲入其寢。三月初舉家聞哭泣。藻德又夢騎龍飛天。竊自私喜。闖賊破京勒餉。與方岳貢俱被拷夾。藻德自勒死。岳貢不食死。陳演夢登高臺。四望不見人。占者曰。高而無民也。俄而闖賊擒去。極刑搒掠。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樱夾至死。均之死也。何如早死數日。忠義錄

崇禎十二年九月。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

書督師討流寇。賜上方劍。寘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箋厚如指甲。長四尺餘。闊一尺六七寸。字大二寸餘。後一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又一行署云。崇禎十二年九月。前鈐御筆之寶。引首一寶。上方中書一押。大體似明德二字合成者。鈐一表正萬邦之寶。孫見額天錄

明憲宗在位七年。帑藏懸磬。嘗將累朝所鑄銀甕銀盆尊鼎重器輸銀作局。傾銷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見也。甲申春。廷臣請動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錢糧解承運庫者二。一曰金花。二曰輕賫。金

花銀所以供后妃金花及宮官宮女賞賚輕賚銀以爲勳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比野史乃謂城破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乙等十庫貯方物者也天財庫貯錢者也古今通集庫貯書籍符券誥命者也東裕庫貯珍寶者也外東庫亦貯方物無金銀也庫盡此矣。城破惟東裕庫珍寶存耳安有所謂十餘庫積金而紛紛訓懷宗不輕發內帑豈不冤哉崇禎遺聞

甲申李賊自關中奔襄陽其眾尚十餘萬。分爲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爲瑞符縣。設僞令運銅款鑄永昌錢謀奔河南下取宣歙。曰西北雖不定。東南郎再

失之。將發而陰霾四塞。暴雨烈風。旗竿盡折。延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寧階折。沿道焚殺擄掠。過通城。綏寇紀畧

癸未冬。張獻忠。蹂躪湖南。甲申正月率衆冦蜀。秋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家眷自沉於井。內江王至淥不屈死。總兵劉佳胤走死浣花溪。巡按劉之渤。成都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被執。不屈死之。蜀府長史鄭安民。內江教諭姚思孝。相繼死。獻忠入城後。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僇之。敘州在籍太常寺卿尹伸。及給事中吳宇英。俱不屈死。崇慶知州王勵精。聞會城陷。館朝服北面再拜。登樓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順慶府屠之。

獻賊自言起歲有大刼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俟刼運過。當復横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時肅王兵至。獻忠乘馬登高望之。猝遇前鋒一矢而殪。及舁屍至。猶張目瞬視。於是斬首剜心。心色純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先是童謠有生於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獻忠應之。其興處處。護蛀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癰。又嘗有黑虎噬人。人皆逐之。蜀難敘畧

獻賊在川。偶沾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疾不解也。比疾起。令賊砍婦人小足。堆積如二山。將燒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巳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其與逆天。獻伏誅。西樵外集

張獻忠過梓潼。要文昌帝君做之爺。而欲祭焉。令士人爲祭章。稍通文獻。賊不解。輒殺之。蜀名士一時被禍甚慘。旣屢易。不愜獻意。獻大聲曰。咱自做。咱念爾輩書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爲甚嚇咱老子。咱與你聯了宗罷。尚饗。至今川人常言其事。仝上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不利於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古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

獻忠以一箭死。如知箭不用竹。乃肅字也。吳錄

獻賊之仇視川人也。先屠儒、繼屠氏。并欲屠川民之為兵者、在諸將中。多用川民為兵。無如都督劉進忠、將統之而坑其眾。計未成、漏言於闖者。一郵閒之。供逃。會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因而歸命。三問以獻忠所在。進忠曰、在順慶之金山鋪。為西充鹽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獻忠以進忠守朝元關。殊不虞有大兵。前驛至而未信。進忠已入營中、與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中額。詐曰。果然。逃伏積薪之下。執近侍詢之而得。乃曳出斬之。誅巢澌編

乙酉四月。李自成過通城。命四十一部先發殘行。無敵

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闖謀擁衛闖井。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為劫盜。取所荷鋤碎其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血肉糢分矣。綏史

明季遺聞云。病死羅公山。紀事本末云。闖出掠。為田夫所逐。陷淖中。剉其首。獻何騰蛟。驗之乃闖也。

余偽部欽於壬午七月朔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雖遇時外。而向內退。若哲爽遠。而勿滯之。外止三時。遂不卒歲。優哉優哉。庶沒我世。及甲申死。能

人始見之
一隻虎名李錦。闖族弟也。偽稱亦眇一目。狀與闖相似。
闖死於西塞山之左右。與興國州人寸磔。親劍加沈三下歲
與偽田侯張侯李侯尤百戰中驍將之徒也。兵分二十
營。營有總。初過荊州。州人以計維其妻子衛之。及渡澧
州。常德。綠松滋渡江。燒荊門夷陵。直過荊州。嘯指嗁口。
且久破荊州。州破。留男女三尺以上者。令隊戮之。縱火
具攻城。城垂垂四角把。男女號於肥。見萬騎自東方雲
合。拍手大呼曰。救至矣。語賊。賊不之信。俄而十四騎從
入。賊老營。盡燬爛積屍。高與城齊。左右中三路驍騎並
集。賊迴來附。朝傳國之璽。璽方各五寸。并妻子舟車數

馬。一切輜重攻守之物。走當陽。求食。大兵前後邀之。賊

賊弟李與田吳張侯伯等。率頭目百餘人。步數萬人伏

道。乞降。一隻虎以殘騎間道匿大山。又追至襄陽界。邀

者傳其死。師乃歸。四月初一日發荊州大兵。綠陸余。隨

馬系二詩郎縣水。泊漢陽府三里坡。十日遇大風雨。舟

觸岸撞破。從秋宿岸邊。又五日而大兵至漢口。余乃入之

柚聯堂集

南都之詔至武昌也。楚撫何騰蛟以劍白曰。此授之

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何付三尺劍耳。會左良玉旗

心虛。張力勸其拜詔。事乃定。及良玉從黃鵠之叛東下

也。以騰蛟不從。謀劫取其印。騰蛟急解付家人。令逃出

城。毋爲所得。貝玉令四將守之。追與偕行。將熾、潢濺[illegible]門。乘間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illegible]登岸覘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illegible]驚。亟覓漁舟。不知所之。殘史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十日。張獻忠在川。復檢各衛軍。不[illegible]各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illegible]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illegible]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illegible]餘里。屍積若喬岳。十六日乃出僞令。命張可望四將[illegible]等。分道出屠川民兵。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illegible]之。官以次進階。耄稚手足不計。可望等或日四五[illegible]

等。所遇幼男女投之水火。或棄道旁。躪馬足。或擲空中以矛迎之為戲。不計幼。止計壯男女手足。賞出酉逆。止賞格有踰十倍者。冀以為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得也五月間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文秀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國一路殺男七千九百餘萬。女八千餘百餘萬。能奇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略決勝

宜威果勇等營。分勦川北川南。約不減可亞等所殺之數。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塡之江中。蜀民于此眞無孑遺矣。見蜀隨筆

獻忠將北行入陜。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並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爲賀珍所敗。非爲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卽爲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癸難時舊人。卽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前。汪兆齡從臾之曰。恐兵知而先謀奈何。[illegible]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當[illegible]有偶語者及[illegible]過俱置之法。並連坐。如此則殺之有[illegible]無覺者矣。謀議已定。諸營尚未知。猶習故態。角射劉[illegible]

縱博婢笑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逮及其家。是日所殺[illegible]千餘萬人。于是人人惴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乃于夜或踰垣穴壁入伏窗下及床第幃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即躍出收繫。并其家。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人無敢諍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僻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至一兩者家盡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沉井中。或窖幽室。搜獲亦按連坐。決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于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誣

總兵温自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所部百餘遁去獻忠自引驍騎追之三百里自[illegible]脫走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郭亂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千摠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賀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尚賢定遠營黃成中敞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尚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韜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營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畧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剿無功坐獨虎[illegible]逆剝皮死并其家口部落盡斬于南[illegible]

獻忠動剝人皮，剝皮者，從項至尻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絶。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全士。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illegible]，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謂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為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即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為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字畫一切技

璧。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懽樂竟日。臨散，遂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不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其像，始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揚。獻忠復賞賜美女十人，及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嘆氣曰：這騾養的，咱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咱老子有些懶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

吽他再來見嗜老子凡流賊謂殺人爲打發如盡殺其鬼泉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卽刻使將張大受綁去殺之并傳令將大受全家外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不留一人 張獻忠亂蜀始末

烈皆寄

列逃諸賢

殺遁芳流圃曰。人事實天地然。其間瀟瀟烈烈死而湮沒者何可勝數。姑就綏冠剩本列其大槪。碧血青燐。已不禁銅駝之感矣

梅村氏曰。記死節者。不以日月為斷。先北都。以殉主也。春秋傳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國亡與亡。臣恥之大者也。次錄。錄藎使者。銜命博訪。詳以其人傳焉。思宗贊知之矣。故重之也。自秦晉以下無錄。非無錄也。曰。時迫矣不及於錄也。然則記死節者。必以其錄乎。曰。有則核而錄。無則存而畧。有錄焉而不必核者矣。君子之於前朝

也。遂編齒輸。繹而出之。旅謂弗核乎。無錄而存焉者寡矣。吾懼今日存之。而後日失之。其或今日失之。而後日又存之。則繼而出者。吾庶幾望之也。北都以禮臣表忠之疏為鵠。而緒閱佐之。表忠之正祀諸臣者尚矣。附祀武臣。則盡以遇害死者。附祀文臣。無一二臣遇害者乎。命一二臣無遇害而不祀者乎。若是者宜收。曰。不忍收也。內臣亦可以正祀乎。曰。春秋之法。善善長。何可以闕故累而不書。今死事北都無可書者乎。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緣人之喜怒以為傳者。其疑太甚。且俳而不經。故畧之也。據以御史蔡京優卹之疏為鵠。而緒閱佐之。自一命以上。建祠致祭。且加恩於其家。嗚呼。勸忠之

道備矣。北都破而群臣何可以不死。則猶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將累數以徵於書。今在錄者四十一人。誰於此乎。曰闕文也。其書半軼而不存。以視乎秦晉楚蜀。其猶爲半也已。豫之晉。少保其可風乎。將軍死難眞寧之一戰也。又終之以楡林。秦非武臣爲烈。孫尚書死渭南矣。或曰。郟縣之潰可乎。謀人之軍師國邑。敗則死之。成敗利鈍。天也。可不謂之忠與。夫晉京師之藩也於太原則書之。於寧武於宣大。書矣。不可書死乎。晉非繫乎晉者。尊京師也。絕江北者。爲國藩乎。曰。前此矣前此。尚爲乎書。曰。追書也。楚之於武昌也。以故相則書其官。於承天與黃陂則書其地。於永州也。以全三王與

書其事。死同書不同也。若蜀則糜爛矣。何可以書。何可以書者。不勝書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殉郵也。以蜀視之。可勝嘆哉。然天下之不勝書者。又不獨乎蜀也。

北都

正祀文臣

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字賞公吳橋人。癸丑進士。投龍泉巷古井。妻亦自縊。

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壬戌進士。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方收吾屍。　文正從來有以贈死節者。倪公之弟請曰。昔秆謗。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謚死節者。於是

并劉愈事之謚亦定。

左都御史贈太保吏部尚書李忠文公邦華。字懋明。吉水人。甲辰進士。縊於文信國祠中。

兵部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彥。字遵五。莆田人。壬戌進士。守德勝門。時聞賊已投城下。不死自縊。

刑部侍郎贈尚書謚忠貞公兆祥。字伯彥。交河人。壬戌進士。守正陽門。死於門下。妻劉氏亦死。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忠介公邦耀。字四明。餘姚人。己未進士。飲藥死。

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凌忠清公義渠。字茗柯。烏程人。乙丑進士。盡焚其生平著述。視坑死。

太常寺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麟徵字磊齋海鹽人壬戌進士麟徵初登第夢一人叉手向背吟文信國山河破碎水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醒之遂入云界隱士劉宗周時尚未識宗周當城陷時有祝孝廉淵者以奏保宗周被逮詣京師公之故人也臨命召祝生前酒杭慨告以前夢乃絕其事甚奇

左春坊左庶子贈禮部右侍郎周文節公鳳翔字巢軒山陰人戊辰進士碧血九原依舊去白頭二老哭思孫公之臨死詩以遺其親者也

左春坊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字素修無錫人辛未進士以司經局印授其僕焚朝衣於庭遂

句闕拜。南向遙拜其母而絕。

左春坊左中允。贈詹事府正詹。劉文正公理順。字湛六杞縣人。甲戌殿試第一名。居鄉有賢名。賊李岩其同邑也。率領遣人護之。聞已死。乃拜哭去。

翰林院檢討。贈少詹事。汪文烈公偉。字長源。休寧人。戊辰進士。書於壁曰。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太僕寺丞。贈少卿。申節愍公佳胤。字素園。永平人。辛未進士。投井死。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吳忠節公甘來。字和受。新昌人。戊辰進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愍公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

人。辛未進士。原名天工。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字滄至。湖廣永州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大理寺卿。王忠烈人章。字芳洲。武進人。戊辰進士。守城越城至阜成門賊已扳堞上。賊持刃脅降。公大叱之。賊刀築其齒逆皆。

吏部員外。贈太僕卿。許忠節公直。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

兵部郎中。贈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潛民。懷柔人。辛未進士。公以雞酒哭奠梓宮。賊露刃脅之。不爲動。母與妻同死。子九歲。父撲殺之。然後自經。

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忠節公鉉。字伯玉。京師人戊辰進士。鉉初以兵部巡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依依不忍舍何也。竟投河死。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忠毅公景瑗。字帶黃。韓城人。乙丑進士。

宣府巡撫。贈左都御史。朱忠壯公之馮。字勉齋。大興人。乙丑進士。初總兵王承胤。誘宣人降賊。會居庸總兵墨雲瓦至。之馮宣言。京師將發兵勦宣人之應賊者。已而刑牛馬與承胤盟。賊至。承胤則開門降。之馮死。

此二十二公者。褒忠之首乎。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

以德以位以名。則社稷臣也。社稷之臣。從死社稷。不綦重乎。然則終之以許文學琰。湯布衣瓊者何居。曰學宮有激勸之道焉。倣建文襄安節備貞義例。祀之可也。正祀以從諸公之後。則過矣。傳曰。士死義。謹別其爲士而書之。

進士。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孟節愍公璿明。字伯昭。忠貞公兆祥之子。癸未進士。

節愍父子同死於。乃列附祀文臣首可乎。給事李清議曰。倣建文顧孝節父子。合席而異食。屈乎其父也。夫子不先父食足矣。附祀則當合食之義乎。當進之。

保定之張公羅彥。金公毓峒。邵公宗元。不宜正祀乎

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則日月稱後矣。且南中所不及聞也。故特書之。

正祀武臣

太傅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壯公文炳 字洪鈞。其先海州人。以靖難功為和陽千戶。錦任所。後遷宛平。瀛國公應元之孫。新樂伯效祖之子。寇急。上於萬歲山射射。文炳與駙馬鞏永固日侍左右。受手詔。諭勲戚出家丁巡羅京師。無應者。及外城破。上曰。能為朕一巷戰乎。兩臣對曰。今止臣等親隨數騎耳。其何以戰。上曰。[illegible]是耶。朕志决矣。不能為太祖高皇帝守社稷。當為死耐[illegible]耳。於是君臣相向哭。城破。侯與駙馬各殺數十騎。旦[illegible]

中火起。下馬脫非服。視其影乃戎服。曰。此軍容不可見皇
上地下。索冠服。不得。得他冠而小。裂之。乃得冠。遂投井
死。

惠安伯。贈太師。進侯。張忠武公慶臻。永城人。闔門自焚
死。長子左都督承亂。次子承志。自雄南歸

襄城伯。贈太子太師。進侯。李貞武公國禎。襄城被執。至
自成不屈。言烈帝宜葬以帝禮。太子諸王不可殺。戮自
成從之。

駙馬都尉。贈少師。鞏貞愍公永固。大興人。以黃繩縛子
女五人於柩。闔門自焚。曰。帝甥也。不可辱賊。

太子少保。左都督。贈太保。劉忠果公文燿。新樂侯文炳

之衆守外城賊承定門外城破馳至渾河收兵見內城破哭曰天乎文躍在外城不即死以內城必能守俾一見皇上一請罪耳不知如此乃著一板於井索曰太子少保文躍死處

三韓總兵贈太保周忠武公遇吉三韓人破城日擐甲運矛策馬入中堅手刃巨賊百餘矢攢甲如蝟毛身中數十鎗而死

正祀武臣當矣李襄城任京營而失守得無有遺議乎曰其死亦稍後矣雖然被執不屈死於其官祀之可也進侯則過矣

寧遠總兵[illegible]軍都督府吳忠壯公襄

少傅左都督劉公繼祖

春秋大復仇。然孰有身殉下官之難。子效秦庭之節。加尊遠者乎。今追加之典備矣。此書爲前朝作。稱舊宣。禮也。繼祖據國公應元次子。守皇城東安門。聞變馳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其妻某氏。并二妾亦從之。嗚呼。劉氏忠壯忠果。祀矣。此亦戚臣也。而以不殺則兩臣者。皆相入正祀可也。

正祀諸忠婦女

成宗毅德母。附淑人。張氏。宗毅初以直節爲烏程所忌下獄。淑人延對。慷慨有丈夫風。京師陷。忠毅殉。母前面呪曰。吾知汝意矣。汝死。吾何可不同難乎。乃相繼殉。

周忠武妻。贈夫人。劉氏。劉氏。縱火先焚其居。跨馬射賊。家僮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人。矢絕。然後赴火死。家僮無一人降者。賊恨之。屠寧武城。凡殺三十餘萬人。又曰。劉夫人勇過遇吉。弓之强。一軍莫能挽。率健婦百人上一樓。賊至。射死賊數百人。矢盡。百婦人死者亦過半。夫人舉火焚樓死。遇吉有子數歲。健丁五百人。夫人以其子屬之曰。能衞賊出。爲都督全此子。幸也。五百人皆戰死。并子俱沒。無人斧賊者。

余忠節鉝母。贈恭人。章氏。年八十。妾王氏。

汪文烈偉妻。贈恭人。耿氏。文烈與耿恭人飲酒題詩壁。縊。其縊也。恭人在左。乃復下曰。不可亂夫婦次序。其縊

若如此。

馬文忠世奇妻。贈孺人朱氏。　李氏。

劉文正理順妻。贈淑人蕭氏。　妾李氏。

陳恭愍良謨妾。贈孺人時氏。

婦人以正命死者。例以節書。況國難乎。成忠毅周忠武之母若妻以下。尚矣。乃若新樂杜太夫人。率其三子婦。從容自縊。此孝純太后之靈。而思宗所以有光國史也。宜爲正祀第一。以諸忠婦女附焉。

新樂侯劉文炳母。太夫人杜氏。太夫人。新樂伯效祖妻也。三子文炳文耀文炤。事急。夫人服命服。望慈孝純皇太后像。名文炳妻王夫人。弟李夫人。吳夫人。至拜畢

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報矣於樓上作數十繯曰大[illegible]一處死命積薪其下死即焚之謂文炳曰爾疾馳去為一脈猶快我謂文焰曰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在汝奉之潛匿且劉氏不可無後賊破皆就縊杜六縊李九縊不絶或勸李投井曰同一樓死杜太夫人命也吾可獨異耶瀛國正以甲申三月為八十誕期賊信甚急土滄賜金鑒其後瀛國卒以壽終文炳居江南劉氏竟不絶

尚有范景文妻以其姊成德妻亦張氏孟兆祥妻何氏章明妻王氏失載

野史載宮人魏氏費氏者（費氏見前詳）死其烈爾以

致僾致。

附祀文臣八人。除孟節愍公。既入正祀外。

保定巡撫兵部侍郎。贈尚書。徐公標。

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顧公鉉。

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彭公琯。

貴州道御史。贈太僕少卿。俞公志虞。

大名副使。贈右副都御史。朱公庭煥。字中自。甲戌進士

金忠節鉉從死弟鍨。

戶部郎中。贈太僕卿。徐公有聲。

保撫死亂兵矣。然其人有殉國之志焉。不幸遇變。祀之可也。金忠節之有弟殉兄。其義可風焉。顧公鉉以

下。非遇害者乎。當時附臣如方孝孺。如丘瑜。皆以遇害死之稍後。故不書。他官之遇害者亦此例。惟體彰命三公得死。其有幸有不幸焉。倘有大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寧武道。王公亂禁。薊州人。辛未進士。與總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趙公譔。昆明人。被執不屈。遇害。

河閒知府。方公文燿。福建人。庚辰進士。

大同督糧郎中。朱公家仕。係兵備。

順天府推官。劉公有瀾。

通州知州。張公經。蜀人。庚辰進士。

又有順天府訓導。孫順。桐城人。高攀桂。靜海人。張懽
道。聞喜人。閻汝茂。南宮人。徐蘭芸。永平人。以上俱貢
生。

野史有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
縣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毛維張。順天知事陳貞
達。儒士張世禧。及二字懋貴。懋官。備弦。

正祀諸生二人

長洲縣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琰。字玉重。號耋亭。蘇
州閶人。

布衣附中書舍人湯文瓊。

又有順天諸生背琡。與其弟時家。闔門盡節。七同請

生李若葵。一家九人自殺。題曰。一門全節。肥鄉諸生

朱淑齊。郭珩。王拱宸。甲申四月倡義。爲張汝

行所殺。雞澤諸生殷淵於甲申五月倡義。遇害於廣

平西之廣平山。應補入。

附祀武臣

成國公朱公純臣。思宗危急時。傳諭至閣。命成國提

督內外諸軍。托以東宮。合閣臣已出。遂置之几上。純臣

不知也。賊尋破。李自成稱之。故純臣被殺。

定遠侯鄧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陽武侯薛公濂

永康侯徐公錫登

鎮遠侯顧公肇迹

西寧侯宋公裕德

懷寧侯孫公維藩

彰武伯楊公崇猷

宣城伯衛公時春 投井死。

清平伯吳公遵周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鄉伯張公光燦

右都督方公履泰 係南和伯方一元之子

錦衣衛千戸李國禎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尚有武臣應祀。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遂安伯陳公秉衡

保定侯梁公世勳

豐城伯應襲李公開先 皆被執。不屈死。

大同總兵朱公三樂

昌平總兵李公守錡

都督周公鏡 係烈后之弟。夫婦同自縊。

錦衣衛僉事田弘祚。自縊死。 田弘謨 被戮。皆戚臣弘遇之弟。

援剿總兵劉應昌 隸南樞史可法標下。馭衆。率兵勤王。

至揚州九龍橋文信國祠下。聞變。望闕遙拜。投橋下。死

野史有錦衣衛官王國興。李若珪。高文采。附葬。

正祀內臣

總督京營太監王公承恩。謚忠愍。隨先帝自縊。

前司禮監太監。李公鳳翔。謚忠壯。城破自殺。

附祀內臣

王公之心　高公時明　褚公憲章　方公正化　張

公國元

保定死事諸臣

京師陷後。賊黨僞制將軍劉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

攻陷保定。闔郡死。

光祿寺少卿張公羅彥。大書官爵姓名於廳事之壁。駢
妻妾幼女及子婦於井。而後自經。有三大守之不去。呀
一跣足以絕其掛。賊大駭。乃埋之。
觀攻進士。張公羅俊。羅彥之兄。守東城樓。城陷。從衆中
擊賊手刃脫。兩手抱賊。齧賊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呵我
進士張羅俊也。罵不絕。
諸生張君羅善。有勸之走者。不可。語兩兄曰。我家有忠
臣。豈可無義士。遂投井死。
武進士張公羅輔。初謀保伯兄潰圍出。羅彥不從。城陷
羅輔射賊殺數十人。矢盡。乃馳馬橫刃砍賊。賊圍之裂
屍死。　張氏兄弟五人。惟羅喆出亡。幸以免。

羅彥之子晉　羅俊之子諸生伸

羅俊伯母李氏　年七十四。馬賊死。羅善妻高氏　三

女從夫井死。羅輔妻白氏　攜幼子二女井死。羅彥子

婦師氏　從羅彥命井死。羅彥妾宋氏　錢氏　當羅彥

令其妻趙氏。與二妾同入井。趙氏獨不沉。家人出之

再入復如故。有抱晉之子事宗至者。曰夫人死。將令

張氏無後。乃同墜舍中。相扶滑出水門。入出免。張羅

士妻高氏　張羅喆妻王氏　張震妻徐氏　張龔

妻劉氏

張氏自光祿以下。闔門死者二十有三人。

監察御史。僉公鍬峒。鐵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躡

峒入三皇廟，毓峒奮拳擊賊，仆地，自負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

毓峒姪武舉金君振孫　振孫妻王氏

振孫佐毓峒守西城，勇射多殺賊。城陷，同輩或解甲匿，振孫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也。賊支解之。其妻聞之，縊。

保定府同知攝府事邵公宗元

宗元與羅彥先定城守事，而後太守何公至，何以印推讓宗元，宗元守最力。城陷，從堞下城，攜印走，罵賊被殺，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抉印去。

保定府太守何公復

太守初授任，城已危，自知必死而入，因城守先定，故不受印，以讓邵公。城將陷，西北樓火

黎公奮氣。親昇西洋砲。因裂遂焚死。

後備指揮劉公忠嗣　忠嗣妻毛氏。子婦王氏。忠嗣妹楊千戶妻劉氏。忠嗣女劉氏。忠嗣與宗元羅彥。貴主持守事。先城未破。於二十三日。手以弓弦逼諸婦女自盡。身仍登陴。抗賊。城破。被執。賊索印。忠嗣怒。叱咤奪賊刃殺兩人。力盡受縛。剜目剔鼻死。

左衛巡捕指揮。文公運昌。　妻宋氏。運昌與忠嗣同守城。城陷夫婦携手投井死。

邠州知州韓公東明。　子仲淹　東明其衣冠望闕拜畢詣祖先投井。仲淹射賊。墜城死。

平涼府通判。張公維綱。罵賊不屈被殺。

舉人高君涇死於水。孫君從範被殺張君爾鞏同妻劉氏死

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諸生賀誠衣巾同妻女死。劉一中同妻趙氏死

王之踁同妻齊氏。暨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

又內臣方公正化。故保定總監。城將危。奉命復至。守甚力。賊將上。以頭觸城大哭。爲亂兵所殺。已見內臣附祀中。

右諸人皆與城俱亾者。尚有城破後。爲劉芳亮所執不屈。被殺者四人。

工科都給事中尹公洗。舉人劉君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

初自成以保定堅拒。議出師。旣陷。猶欲屠之。有勸以保定守於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不屠芳亮仍執給事尹公等至。皆大罵不屈死。芳亮懸賞購羅彥毓峒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得毓峒姪侑操問毓峒子所存。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竟以免。

思宗命李建泰督師也。以御史金毓峒監其軍。毓峒保定人也。保定總兵馬岱。聞之。介而見光祿少卿張羅彥於家曰。賊今兩路來。任禎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以待敵。請先殺妻子而決死戰。其

守一在公等。羅彥曰。請且日。俟界焚其妻孥十一口。率師去。羅彥乃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轅與攝府事同知郃宗元計事。邑紳尹洪。韓東明。張維綱等。武臣指揮劉忠嗣文運昌等。舉人劉會昌孫從範張爾雅高淳等。貢生郭鳴世王聯芳等。諸生賀誠張羅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琎韓楓等。皆會糾鄉兵得二千人。南刑姓盟北城上。而真定反書聞。副將謝嘉福。殺都御史徐標。遣人出固關迎賊。我城中出僞牌。分汛設守。部署粗有定。會總監方正化。太守何復先後至。正化嘗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以識郃公於號令無所更。而何公之爲守也。誓必死而後入。劉

城守事先定。因以印讓邵公。曰。吾當同死耳。不可臨敵易主者。搖視聽也。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督師李建泰。道散所齎帑銀已數萬。衞術止親軍五百。退師抵城下。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斷道。建泰命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縋峒以求入。羅彥宗元不得已而後許。旣入。明日芳亮至。呼城下。何不降。張羅俊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聲諾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中有人從正化所至者。傳曰。京師陷。羅彥宗元哭曰。吾此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

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鏞峒大出銀牌犒之、堞羅彥可人私財佐餉、賊穿城濠。倒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隅。宗元奮殺賊無算、賊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諸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復日。宜為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受印也、即有印。太守必不為。乃名宗元、宗元至而顧視其肘曰。某者何公識印、而某不辭。為拔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即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印降書耶、某江南一老貢生也。下吏濟祿。不肯北面事賊、公大臣、受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為趣降。獨不念身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

語奪其從兵叩刃。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於地。遽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鍼哃馳至。取印强以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是日也。賊逼城大譟。張吏部礮之。飛入城者蔽天。番人多死。守者猶不懼。至廿四日巳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太守焚死。巫化爲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甲黑纓者殺人。云督師親軍反。城遂陷。賊入。羅彥鍼哃皆殉節。尹洗等被執不屈見殺。惟建添降。劉芳亮居二日。率降者去。畱僞將張洪鎮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保定總兵馬岱居蠡縣自焚勿殊。洪傳而致之。以將幾。故得脫。尋爲僞不知所終。

保定陳偉者。奇士也。所葬甲申上谷紀事甚詳。今採而錄之。具如前。其餘殉城者。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炤。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東源。侯繼光。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强忠武。王爾祖。若而人。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子之坦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溷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寶。王鏞。王之瑄。殺死。若而人。文學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亂寵。吳栻。韓廷藩楊善樂。何光岳。韓紹淹。顧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屏

賀。王冑祚、孫誠。趙世、衍。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
珩、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義民得知姓名死狀者。劉
有、劉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武
妻城破。仰名殺自重妻羅氏。自重殺仰名妻曾氏。王
人同縊死。楊繩子刃賊、勢屈刎死、張加善不屈縊死、
鄭國寧擊賊不克、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武
永寧。胡來獻。胡得銀。俱殺死、儒士劉士連、不屈、王景
曜罵賊射死、黃棟火箭燒死、烈女殉節者、陳僖自縊
陳氏節傳曰。僖王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妹文學
金曜妻陳氏、於廿三日同僻家廟。集役圍。誓井。待城
陷、張捧詰命。楊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并侍婢四人

抱弟子甫週歲。隨之俱井死。闔門殉者九人。又爲高

氏節傳。諸生高植妻王氏。婢人高杜妻劉氏。城將潰。

叩請公姑誓死。賊入同縊。其餘縊死者。則有錦衣衛

千戶賀詩妻霍氏等十一人。井死者。則有進士王之

衡妻張氏等五十二人。其死衛死水死刃者。不可勝

數。城內屍枕藉。溝壑塡滿。賊官舉之。三月不能盡。[illegible]

附郡殉之云。

南中政事無可贊。皆以褒忠之典爲正。雖然。猶有遺[illegible]

者。一曰國論。一曰野史。阮大鋮。張孫振。以小人黨[illegible]

幸君父之禍。快己私。假借東南一二不死者。構大[illegible]

將以剚刃其讎。若東貞僞文正李忠故。其所不辭[illegible]

而追卹之者也。附祀以下。則惟所倒置矣。武臣之濫
祀。則誠意忻城爲之也。內臣之濫祀。則在南諸璫爲
之也。此國論之僨錯也。山東河南大[illegible]報斷絕。一
二流傳。率出於間關者之口矣。吳人好以恩怨爲撰
飾。優俳小夫。又以猥談瑣語。竄入其中。更甚於甲申
紀事一書。苟不亟爲駁正。則遠方存疑。後生惶惑。隨
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冗官而死者。有處士而死者。保
無死焉而不必其死者乎。又豈無死焉闕而不書者
乎。此野史之紕繆也。余之論次北都。益以寧武宣雲
者。當時之所定也。宣雲之應附祀者何以書。曰。君子
從其同焉。保定則去京師之匹也五日矣。越之敗也

棲會稽。齊之敗也。莒即墨不下。彼燕代靡然而從者聞保定之風。亦可以少媿也哉。

錄

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邊總督傅宗龍。死於項城。十四年五月。死於闖。

陝西巡撫汪喬年。死於襄城。十四年十一月死於闖。

保定總督楊文岳。死於汝寧城南三里店。十五年閏十一月。死於闖。

河南巡撫王漢。被逆趨殺於永城。漢初知河南縣。擢開北十九州縣。盡大寇。惟漢大得民心。殺土寇殆盡。軍[illegible]之禍以深。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illegible]長。睢陽城陷。被傷。賊退數日[illegible]
分巡大梁道參議李乘雲。力守禹州。登城血戰。連誅[illegible]
賊。力窮被執。罵賊不絕。身受支解。口呼皇天。舌斷[illegible]
[illegible]。高陽人。乙科。

睢陳兵備道僉事關永傑。守陳州。力竭猶手斬三四[illegible]
被賊面一刀。背一鎗。撲死城下。尚舉手指賊。罵不絕
被賊殊其首而死。永傑字人孟。隴西人。辛未進士。[illegible]
赤面。稜類民間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其廟[illegible]
祖之。風烈。十五年三月。死於圍。

分守汝南道僉事艾毓初。被賊殺於南陽門城內。[illegible]
人。辛未進士。字孩如。

分守汝南道僉事王世琮。被賊執。罵不屈。與保督同時
遇害。世琮達州舉人
保定監軍道任棟。力解汴圍。因左兵潰陣而死。棟承天
人。貢生。
蔡督監軍同知孫兆祿。死於襄城。
開封府同知蘇茂均。管糧通判彭士奇。倉大使徐陞。稅
大使閻生白。皆死。士奇舉人。
通許知縣費令謀。城破投井死。令謀鉛山人。舉人。浙任
甫四十日。力不支。召父老曰。我死則爾輩可全。端笏北
向拜。投井也。大日。賊得之。其面如生。
太康知縣魏令望。舉家自焚死。令望武鄉人。庚辰進士。

尉氏知縣楊鵬城破罵賊死。鵬河津人。舉人。
洧川知縣柴存禮被賊殺。江山人。貢生。
鄢陵知縣劉振之罵賊被磔。慈谿人。舉人。
陳州知州侯君擢賊繩縛其首而膝不屈罵不絕口引頸受戮。君擢虞城人辛酉舉人
西華知縣劉伯謙抱印投井。
商水知縣王化行被賊殺。
商水再陷。知縣姚文衡以新任投水死。
許州知州王應翼襄城知縣曹思正皆被賊殺。應翼京山舉人。思正崞州舉人。
歸德府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琇皆死於賊。質則孔派

州人。貢生。世琰。清苑人。丁丑進士。

魏邑知縣紀懋勳。城破自殺。膠州舉人。

河南府知府亢孟檜。罵賊死。臨汾舉人。

偃師知縣徐日泰。爲賊所執。被磔。孟縣人。貢生。

宜陽知縣唐起泰。永寧知縣武大烈。皆被賊殺。

靈寶知縣朱挺。死於賊營。

南陽知府顏日愉。城未破時。先被賊殺。死城上。

新城知縣上茂。袁賊破城殺死。

汝寧知府傅汝爲。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寶。與楊保忤王巡道同遇害。汝爲。江陵人。甲戌進士。如寶。成都舉人。

汝陽知縣文師頤。被賊殺。廣西人。舉人。視事甫二日賊

巳。王嘗死守。竟以殉。

遂平知縣劉英死於城北劉家橋。英貴州貢生。十三年爲遂平令。自成犯豫。所向無堅城。英鼓厲士卒嬰城自守。

河南巡按蘇京奏曰。臣前於赦救六款題明殉難官紳。奉旨准行優䘏。督臣開列來看。臣復咨博採約畧二百四十九人。臣捐俸三百兩。并各官所捐。令祥符知縣蓋之僎。建祠致祭。謹列姓名備覽。京疏如此。以今所傳。尚少二百人。蓋先列文臣。自將吏紳衿以訪。而抄勿錄也。今就見聞以補其闕。

文武大臣殉難者。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再贈太傅。呂忠節公維祺
十四年。正月。公守洛陽北門。縋家將下擊。殺十數人。城
陷。北向叩哭瞋目罵賊曰。吾天子大臣。死不愧天地。不
愧聖賢。夭復何恨。而伸頸受刃。容自若。

鎮守南陽總兵。猛公如虎。十四年。十一月。賊先以計殺
鼓精兵數千。已而他門陷。特短刀巷戰。手及袍袖有鼻
數斗。過唐府西門。北向叩頭謝恩。自稱力竭。爲賊殺。

援勦保定標營都督。姜公名武。[illegible]崑人。崇禎十五年。與
賊大戰於朱仙鎮。七日。力盡死。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
督。

州守縣令以下死事者。

郟縣知縣李公貞佐。貞佐安邑舉人。率士民堅守。城破賊殺兵大殺。貞佐厲聲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爲。李自成徵其衣冠。倒懸於樹。貞佐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剮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郟州知州史記言。八年十月。混十萬老𢮙𤝞等。從[illegible]至郟州。大登城。記言被執。罵賊死。

弘農衛指揮掌若鈞。子紹爾賊而斃。訓導王誠心。邑紳教諭姚若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標陝三元。俱遇害。

鄧州知州孫澤盛。掖縣舉人。十年二月。土賊張三旹。今

張獻忠陷鄧澤應與同知薛應齡出戰。死之。

鄧州知州劉振世。賊再陷鄧州。振世與吏目李國璽死之。

鄧州死難者八人。余承蔭。千戶戰死。李錫。千戶。井死。丁一統。諸生。殺三賊而死。張五美。諸生。被賊剔目去齒而死。王鍾王之章。俱死。海寬。戰死。傅彥。被賊支解死。

鎮平知縣鍾其碩。陝西成縣人。　內鄉知縣龔新。江西舉人。　舞陽知縣潘弘。山陽貢生。　魯山知縣楊呈芳。山海衛貢生。　寶豐知縣張人龍。遵化貢生。　葉縣知縣張我翼。涇陽舉人。　城陷皆爲李自成所殺。

舞陽陳氏一門死難　陳頊抱。陳頊養。陳頊懷。兄兪皆諸生。事孀母以孝。十三年。闖城陷。母氏投井。率其妻子從之。

泌陽知縣王士昌。城陷。爲張獻忠所殺。雲南舉人。

新安知縣陳其。守關門寨。自成攻之。三月始拔。怒。盡屠其民。陳公大呼曰。守寨者知縣耳。百姓何罪。賊磔之。百姓幸免者三十二人。皆圖其像祀之。

上蔡知縣許永禧。曲沃舉人。十五年。李自成攻上蔡。先脅降。不從。城陷。具袍笏北面再拜。擲案秉燭端坐。賊近乃自刎。

西平知縣高斗垣。絳縣人。貢生。十五年。寇陷西平。被執

不屈死

眞陽知縣王信　眞寧人貢生。十一年單騎山撫土寇。會流寇數萬猝至。被執。欲挾以誘眞陽罹山。信不可。遇害。賊捨其首去。邑諸生田靑。牽鄉勇追去。奪其元如生。贈光祿寺少卿。予特祠。

商城知縣張國光　大興舉人。十六年知商城縣。賊集荒殘。不遺餘力。闖北都陷。從容具衣冠。曰。主辱臣死。子雖小臣。請從先皇帝於地下。遂自縊死。

信陽知州高孝誌　江都舉人。十四年知信陽。城陷不屈死。

固始朱皐鎭巡檢郝瑞　日秦人。十五年以巡備署羅山

縣事。踰月。李自成僞官張其玉、土寇萬朝勳與之合。執璐日脅降。不從。朝勳夜置酒。羣賊皆醉。璐日半夜將匕首殺朝勳。斷胸被吭。因懷印走。將以投府。督遇兩不能進。復爲賊所執。賊愛其勇。欲留之。璐曰口。我殺賊爲衆自分死耳。肯降留乎。遂爲所害。并從行二童子俱死。

汝寧游擊朱崇祖　汝陽人。初以軍校爲隊。撫玄默所知戰磁州道州有功。殺土寇殷寺祖等皆其力。城陷。與妻孫氏登樓自焚死。

汝寧千戸袁永基　性剛直。有才能。讀書。尤精天文占驗守南城。賊登陴。揮手刃數賊。歸與母王宜人訣。束甲出短兵巷戰。父子世亂。并家丁三人皆與難。王宜人投井

死

保督鹿下副將馮某 楊文岳之大將虎大威先汝寧未破。攻上寨。中礮身死。自成攻汝寧。惟馮副將隨文岳。在南湖力戰。勢屈自剄。

西關叅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 自成攻汝寧。兩將力戰勢不敵。自焚營寨。斫馬自刎。 以上三人。各書並失其名

又有汝寧千戶劉懋勛楊紹祖。戰死。百戶葉棨蔭守南門死。承德守西門死。李衍壽 閻忠國 守柵死

尚有汝寧千總王基蕭承運。於八年與賊戰死。東門千總張惟徵。數勝賊。被斫馬下。取其元以去

汝寧士民。則有監生趙得庚。楊道臨　黃鼎雲

貢士林景暘　生員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禎。楊應麟。

吳秀。李璣。楊鎮。張經訓。馬獻書。李士諤。皆死。郭正誼

負母求脫。被刃。趙得唐。胡端。馬駿。罵賊被殺。

邑紳孝廉之死事者。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所修　字修白。商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崇禎十四年寇攻商城。守西門。城陷。死之。名在逆案。

通政司通政李公夢辰　字元居。睢州人。戊辰進士。

巡撫宣大右副都御史張公繼世　寧陵人進士。

翰林院簡討馬公剛中　字抑伯。商城人。甲戌進士。由火

同推官考選以乞假歸千五年獻忠攻城率義勇登陴力戰有勸之去者剛中曰我誓與此城存亡誰爲此言可斬也城陷遇害

戶部主事崔公泌之字卜定鹿邑人乙丑進士

陽和道副使洪公亂衡商城人萬曆丙辰進士守商城北面力戰遇害

臨汾知縣張質商水人

懷仁知縣楊士英西平人恩貢罵賊并其子婦王氏亦死

附見

州殉難者有都司張守正等十人鄉紳魏完貞等

人。生員李文鵬等。百四十五人。武生王應鵬等十人
省祭官王有威。義民馬王書等。五百餘人。節婦王氏
等。二十八人。
長葛典史杜復泰等二人。鄉紳舉人孟良屏等十一
人。生員張飭孔等五十九人。烈婦戴文妻王氏等十
五人。
臨潁千總賈蕃序。襄城典史趙鳳岐。俱嬰城固守。力
竭死。
項城教諭王君多福息縣人。拒偽職不受。寄書誡子。自
縊死。
陳州舉人王受爵手刃數賊而死。氾水舉人張泊藏馬

德茂巷戰死。歸德舉人徐作霖、吳伯裔、吳伯胤，皆負才名，爲賊所殺。

汝寧舉人王調鼎，十年爲賊洪用所殺。
同時諸生李梅先、趙純、趙朴、李申，被執，罵賊，義氏嘶

亞之兄弟率鄉勇力戰俱死。

內鄉諸生許宣、許宋、許官，倶義入鄧州，執僞官，斬守許家寨，賊攻破之，宋與生母常氏相從入井，宣與官皆死。宣妻鍾氏、宋妻陳氏自經，妹許氏罵賊被殺。事聞，贈宣衆官皆知縣，人稱許氏七烈。

附見

劉時寵，上蔡人，事親孝，父宗禮以城陷年老不能

自殺而命將寵以逃時寵倖天大慟刺殺其一子三女而夫婦俱自殺其巳嫁之妹亦死

朱耀 固始人與其父允義兄炳思成皆勇敢崇禎八年寇圍城耀父子力戰衝突賊乃退九年耀身自斬賊數十陷重圍爲賊所擒大罵不屈而死父與兩兄潰圍復仇賊大敗固始乃全

又副將劉國能守葉縣李萬慶守襄城城破不肯從賊死甚烈萬慶附郝督同知柴祿大夫立祠襄城國能萬慶皆降將國能即飛虎萬慶即射塌天也又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殺賊被擒賊高之

汴之決也以水故不誠雒陽福邸在焉賊得其貲以

號召中原。此與凶之所聚。固當以雄歐為首。呂尚書以官以節。法應特書。故先之也。猛將軍則其子先捷前死於開縣矣。視曹少保周忠武。何多讓焉。或曰邑紳武臣。則既補之矣。李貞佐鍾其碩等。邑令也。盍使者何以弗錄。則未知其遺之與。抑予或過於所聞也。君子之聞人善也。寧存而勿論。無棄而勿信。有忠厚之道焉。故筆之。

秦

眞寧襄樂二戰。死忠者二人。同死者一人。

大同總兵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曹公文詔 八年七月公以三千人。與賊戰於眞寧之湫頭。斬級五百。乘勝爽

追三十里。爲賊騎數萬所圍。力屈轉鬬。拔刀自刎死。遊擊材官沒者二十餘人。事聞。贈太子少保。蔭一子。指揮僉事世襲。

副將艾公萬年 與賊戰於寧州之襄樂鎮。中伏被圍死之。

副將柳公國楨 與萬年同沒。

大臣兵敗赴陣死事者一人。

兵部尚書三邊總督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孫公傳庭 十六年十月。郟縣之敗。公困守潼關。關陷。公退屯渭南。賊攻渭南破之。公策馬陷陣死。公妻張夫人。率西安破日。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踰垣避。有

老翁收育之。公長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對。相扶還，見者泣下。

同死者一人。

叅軍喬君遷高 定襄人。

西安城陷，職官死事者六人。

巡撫陝西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公師孔

按察使黃公絅 絅字季侯，汝寧光州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以蘭州兵備，曾破李自成於山中，由洮岷道陞按察使。西安陷，賊誘以重爵，正色不屈，赴井死。妻王淑人先自盡。事聞，贈太常卿，諡忠烈。其子貢奭先以乙亥光州陷，巷戰死。

長安知縣吳從義　順天人。庚辰進士。

指揮崔爾達

秦府長史章世炯

西安鄉紳孝廉死難者。

禮部尚書渭南南公企仲　萬曆庚辰進士。年八十三。遇害。

工部尚書南公居益　企仲兄師仲之子。被炮烙死。

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公居業　企仲子。甲辰進士。被炮烙死。

右副都御史三原焦公源溥　罵賊斷舌而死。

宣大巡撫焦公源清　不受偽官死。

御史王公道純、

叅政田公時震。不受僞職死。

副使祝公萬齡。冠帶至斯道中天階拜孔子。自縊死。

僉事王公徵。七日不食死。

誥封都察院。朱公常德。

舉人席增光。　朱誼泉。俱投井。誼泉係宗室。

又都司舍人丘從周　從周長不滿三尺。醉罵自成曰。若小人據王府。日迫鄉官餉。滅不久。自成亦不殺。曰。此酒鬼持去。時天寒。其下棄之於地以凍死。或云姓錢。名放。

屬城道臣以下死者

商雒道黃公世清，滕縣人，甲戌進士，商州陷死之。

渭南知縣楊暄，山西蔚全衛人，庚辰進士，暄初與蔡教官同守東門，舉人王命誥，先自成未至十里迎之，因開東門以應，城破，蔡印不與，擒之至，不屈，大罵，并蔡教俱被殺，蔡淮東人，命誥壽以事被劉宗敏笞掠，欲殺之，自成不許，後用為兵部尚書，其父亦舉人，先朝為忻州知州，賊敗後，為兵所殺，命誥遁去。

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

中牟知縣朱新鏌，中牟初未破，知大勢不支，妻妾死，城陷，乃自縊死。

鳳翔知府唐公時明，時明字爾極，南昌人，萬曆戊午選

陞。將守鳳翔。有與史董尚寶內應城陷自成遣牛金星誘降。又令尚寶說之。大罵不屈。自縊死之。次日尚寶舉狂暴死。人謂時明陰擊之云。

平涼知府簡公仁瑞。

崇信知縣龐瑜。公安人。甲戌年死。難者。

榆林文武大吏死忠者七人。秦人作七忠烈傳。

兵備副使都公任。祥符人。癸丑進士。城陷。引佩刀自裁。

總兵王公世國。罵賊不屈。死之。公提督將軍威之子也。

總兵尤公世祿。不屈罵賊。死之。其歷官見前。

總兵王公世臣。不屈罵賊。死之。乃世國之弟。

總兵李公昌齡。西寧勳屬。僑居其地。不屈罵賊。死之。公

故延綏總兵也。

總兵劉公琪。罵賊被磔。史失其名。本中協副將。為寇副奠鼎子。

總兵惠公顯。被執。過瀾水。仰酖而絕。去左協副將。從諸生起家。

又副將尤翟文　常懷德　李登雲　張發　楊明

游擊孫貴　尤養岷　守備白慎術　李崇叙。皆以廢將守榆林死之。

守將則遊擊傅總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興。劉芳劉廷傑。文俟國。　守備尤勉。惠漸賀大寬。楊以偉

榆林衛指揮李文焜。李文燦等。皆守城遇害。

慶陽官紳死者四人

副使段公復興

推官華公居聖

寧州知州董公琬

邑紳麻公僖字三軒。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少卿。

耀州鄉紳

太常寺卿米公師褱

固原鄉紳

江西巡撫張公鳳翮

甘肅死難者

巡撫甘肅林公日瑞

同難有副將郭天吉。鞏昌監牧同知兼臨洮甘州軍事藍臺 字輝夕 山人貢士。

州紳羅俊傑。趙宦。

中軍盼維新。姚世儒。

附見

崇禎七年固原道陸夢龍 閏八月二十五日。賊圍靜寧州。夢龍來援。兵敗死

八年咸陽知縣趙躋昌 八月城破被殺。

又扶風知縣王國訓 城破死之。失其年。

夫賊始於秦。終於秦。今以死事觀之。是何秦人之忘也。當曹少保之與賊戰晉中也。尤世祿曾爲大將而

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胄。詔曰不隤家聲。諸公有焉。世傳孫督師以軍興法。爲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孤以免也。斯非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凡弟同死。南公以下。一時赴義者數人。嗚呼。豈可謂秦無人哉。

胥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 十五年。晉豫土寇王綱者恣甚。公至。定其遺孽。五臺交山。諸寇俱盡。李自成之破潼關也。公以八月至平陽防河。十月。廷議以公儒者。非戡亂才。詔以郭景昌

代之。賊急。有勸以解任自便者。公曰。吾平日講學。廬墓死生大義。今安危呼吸之秋。忍去之乎。繼新撫至。亦與同殉封疆耳。其再從太原出師救平陽也。諸將難之。公曰。吾固知力不敵。但不救平陽。逆賊長驅。無險可守。否總歸一死。與其死於賊。不如死於戰。已而晉王及士民擁馬不能前。皆泣。以守省城為請。乃止。

同死者四十餘人

布政趙公建極罵賊不屈死 建極字生同。河南永寧人。己未進士。其家守王範縣寨被破。為自成所屠。建極五子皆死。太原陷。家仇國怨。一時并集。故建極罵賊尤烈。趙氏一門盡矣。

按察司副使兼叅議督糧道藺公剛中 字忸生山東陵縣人辛未進士以常博授南垣十六年陞今官十月至大原撫臣蔡公方駐師蒲阪公分城東同請司道設并甚力以陽和標兵三千之調防省城者驕悍爲賊應强之移南門外城中以安十七年河東望風數潰寇汾州道范士髦斬叛待援而公與蔡公三斬賊吏爲守具賊於二月六日攻太原明日南關外哄將果陽和叛兵應之也公在城上殺賊數十會夜陰曀大風沙擊面公督率竭力遲明張雄引賊入公縊而未絕被執大罵不屈遂被害元[illegible]復躍起丈餘賊衆驚愕辟易。

冀寧道僉事畢公拱辰 萊陽人丙辰進士

副使毛公文炳。鄭州人。戊辰進士。

裨將牛勇。[illegible]朱孔訓。　王永魁。　先期陷陣死。孔訓初與勇同出戰被傷。擲戟死。

中軍應時盛。先殺妻子。而後與蔡公同殉。當張雄之挾賊出。拔刀向時盛。而先伏人焚城樓火藥。時盛比而追斬之。不及。藥焚。風狂火烈。時盛見大勢已去。乃至南城。擁公上馬。自西城下。遇賊巷戰。擐甲持矛。左右衝突。迴顧不見公。遂單騎潰圍出。俄而遇公於道中。公已棄馬仗劍立。時盛曰。何棄馬爲。公曰。諸將欲擁我奪門。我應死。去將何之。諸將以公下馬不肯行。乃擁巡道楊本植。奪西門出。然志陛時爲

提舉降賊。賊用爲禮部侍郎。

時盛曰。吾義不負國以負公。乃扶公至三烈祠。解其袍帶。以爲公縊於東梁之左。覆其身輕。環已鐵鎖披之。乃絕。時盛向公再拜。而自縊於東梁之右。是日也。盛手擊殺數十人。賊辟易無敢當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殺。而後與公同殉。誠所爲烈丈夫哉。凡忠義之志歷鄉[illegible]成之也。

賊之將渡河也。以三道進。下流則繇蒲阪趨平陽。中流則繇延趨汾晉。上流則繇樓煩趨寧武。賊初破潼關。則平陽爲急。北榆林延綏繼陷。則甘嵐烽火相接。勢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公去至平陽爲公咎歟。

晉中止一大將。有兵萬人。而撫標不過三千。防河議起。公疏以賊聚而攻。我散而守。爲非策。寧命周遇吉掃寧武之衆。率覓雲諸將。以兵拒之於河。會其事中格。而遇吉願以獨撤分汛。力扞北境爲解。其後所遣二千人救平陽者。退歸駐太原之外城南關。或曰甯關兵。乃陽和王繼謨所遣之標兵。非寧武率也。賊至不戰。開門迎降。晉人頗尤之。然公嘗有書約遇吉同死。曰。[illegible]萬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遏其東。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彼欲長驅直犯。畏兩鎮之議其後。援師漸集。即京師可以蕆余。此睢陽之烈也。遇吉大以爲然。旣而兩人不負所諾。嗚呼。大勢已去。人心瓦解。不

能戰則有守。不能守則有死。兩公無愧於心足矣。他

復何疑哉。

附見

原任都司張弘業、百戶彭鯤　晉府典仗樊子英

諸生朱霞　霞宗室也。父槇鉞。賊憐其老。欲釋之。大罵

日。奈何不殺我。延頸就刃。　樊繼藩　甥遇奇　千

戶司鼎　指揮劉秉鈇、馬負圖　韓似璉　原任

守備申鼎欽俱死

晉府儀衛司韞通。群牧所千戶王德新俱死。

江明北城鄉約守城。賊至。獨不去。被殺。

賊陷睢丘府掌理朱愼鏷。宗子朱文銜。朱長安。[illegible]

張景維陽曲人。甲子舉人。歷光山知縣。未任被殺。

晉府宗貢朱敏泵。授龍門通判。聞大原陷。封府庫圖籍為父位。望闕遙拜。自經死。

任萬民陽曲諸生。以薦授武城令。任三年。城陷。死之

孫祺陽曲貢。任蒲州學正。投井死。

河曲諸生楊應璧河曲人　苗根干　苗純粹　趙詞死皆以擊賊被害。

孫國顯。丙子拔貢。聞都陷。餓七日死。妻鮑氏從死。

又崇禎八年死寇難者。遼州知州李呈章。信陽人。丙子孝廉。遼州陷。坐堂上罵賊不屈死。

又戶部郎中葛公凝秀 平定州人。甲戌進士。甲申入

月賊臨援絕罵不屈死

江北

鳳陵之難

太守顏容瑄　因服避獄中。被執。杖而後殺之。

留守司判國相千戶陳弘祖。陳其忠。俱與賊戰沒於陣

衛有指揮程永齡等者九人。千戶盛可學等八人

百戶上官榮等二十人。鎮撫二人。內官從臣等

十八人俱殺。

頴州之難

頴州知州井夢鰲手刃賊

通判趙士寬恭戰。與夢鰲皆被創投水。合門死

附指揮同知李從師　王廷俊　千戶孫升　田三俊　百戶羅元慶　田得民　王之麒

州紳兵部尚書張公鶴鳴年八十五，賊倒懸於樹，射死。大罵不屈死，子張大同於父屍哭，被殺。

副使張公鶴騰罵賊死。鶴鳴之弟。

又鄉紳劉道遠　田之穎　李生白　丁嘉運　[illegible]人白精忠　郭三傑　生員死者七十七人

潁州衛生員死者二十六人

和州之難

知州事黎弘業　學正舉人康正諫　訓導趙光遠

州紳監察御史馬公如蛟　候選運判馬如虬　[illegible]

生馬如虹。事聞。九年正月。弘業如岐皆贈太僕少卿。正

諫贈國子監監丞。光遠贈學錄。

又有張元貞贈鴻臚署丞張時行卜謨卜志皆贈主

簿。不知死何官。備致。

舒城之難

翰林院編修贈某官胡公守恒戊辰進士。

蕭縣之陷

鄉紳任之彥等十六人。諸生孫思謙等五十二人。被殺

巢縣之陷

知縣嚴覺湖州人。貢生。

廬州之難

知廬州府太守鄭公履祥浮梁人。丙辰進士。

原任參政盧謙增服待賊。刃并加。棄尸小池。池水盡赤。

潛山之陷

潛山知縣李毓嘉沈丘人。歲貢。被賊執。脅降不從。同典史沈所安仁和人。皆遇害。

懷遠龍岡集之戰

游擊朱子鳳領廟灣兵五百。與賊數萬戰。死之。

宿松鄭家店之戰

副將程龍以火藥自殺。安慶參將潘可大守備贈聡遠將軍陳於王前防浦口有功。自刎而如生。偏裨詹兆鵬鵬不死。王希韓一營俱盡。陸王猷被磔分。黃弘猷[illegible]

齒罷不絕斷足。莫是驊　唐世龍　王定遠　周嘉
張全斌　俞之夔　顧應宗　蔣遠　潘象謙　季靖
俱死。皆贈懷遠將軍。

南京京營之敗

神機營都司徐元亨戰沒

穎州和州舒城。為江北三忠。獨張鶴鳴為大司馬時。
請陷熊廷弼。廷弼之死。成于丁相紹軾。紹軾于長安
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踰八十。卒遇
慘難。詎可以得正而斃。遂恕其生平哉。鄭家店之戰
陳於王以下。偏裨也。其贈卹為厚。撫臣張國維請之
也。其兵不足用。國維撫之以恩。故於王為之死。余與

入也得其詳。因備載焉。

楚

武昌之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賀文忠公逢聖。同死參將崔文榮。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縊。邑紳馮公雲路。熊公雯。

承天之變

守獻陵楚撫宋一鶴　總兵錢中選　副守都司沈壽崇　鍾祥知縣蕭漢俱自殺。漢為令賢。賊戒勿殺。幽之寺。漢謂僧曰。吾盡吾道。不得汚法。自縊死。

道臣張鳳翥　太守劉夢讓俱死。

黃州鄉紳副使樊公維城 罵賊不屈。闔門死於郎敎門

黃岡諸生易道沛 易道遇及其子諸生易爲璉

又應山孝廉劉申錫 甲子舉人。倡義於應山孝感雲表申錫恢復後。爲賊將白旺所殺。申錫家僮於貴。養死士百人與申錫皆戰死。

程良晴 倡義白雲寨。恢復孝感。斬賊首二十八騎。復以戰敗。爲白旺所獲。死於安陸縣。 僞令白助公守孝感良晴以白雲寨義兵邀之。良晴方征各寨之降賊者。助公逃至德安。請兵。與良晴戰。良晴督兵過他寨。寨破被擒。白旺强之以降。罵半年不屈。會左良玉遣惠登相克德安。白旺以左兵乃良晴名之來也。遂於城上殺之。良

嗜後縣之功。願諸生有以忠之功居多。以忠者壹臣萬
言論之子也。以忠拥賛守城。獻忠已登城而擊之下。城
賴以全。後自成陷寺成。復同艮嗜㪷復。寺士也。竟得以
廟終。

隨州初陷死難

知州王績　太倉人。戊午舉人。

獻賊襄陽之難

兵備副使張公克儉　十四年二月。克儉已陞河南巡撫。
未赴任難作。

推官鄭公日廣

襄陽知縣李公大覺

獻賊湖南之難

湘陰知縣楊公開　廣東潮州舉人。

衡陽知縣張公鵬翼

東安知縣陳公道壽　又馮一第　湖廣甲子舉人第二

避賊入山中。會獻忠得其父乃出。强以官。大罵不屈而死。

獻賊破麻城

署麻城縣蕭頌聖死之

李自成荆襄之難

襄陽令郭裕　新淦舉人。

宜城令陳美　新建舉人。

光化令萬敬宗 南昌人。皆以破城被殺。

不受李自成僞署而死者

福州通州來公大勛 羅雄知州蔡公思繩 皆襄陽人以不從賊而死。

江陵舉人陳萬策 季開先 光化舉人韓應龍 俱以罵自經。

封禮部侍郎丘公民忠 城破自經。死闖賊之難大學士瑜之父。

賀之忠醇儒。成仁取義。得之於所學。其入水不濡。若有物守之者。天亦知其忠。況於人乎。承天之陷。賊欲發獻陵。大聲作於山谷。乃懼而止。彼宋一鶴鎮中選。

一死不足塞責。然以與獻皇之靈。不可以奠之例也。亦足以贖其辜矣。劉御史從三王入粵。身返永州。留守被執。題詩驛壁而自縊。抑何其從容與。此吾所爲書其官。書其地。書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憲孫世溥。鄒景春。阮之鈿。孫學顏。崔文榮。此六人者。殉義慷慨。雖古之烈士。何以復加。同當光於前史矣。抑吾又有疑焉。楊嗣昌未始不爲盡瘁。獨其應熊文燦以倖脫免。向後遂至誤國。後世棄其力而思其罪。則嗣昌戮餘也。安得謂之以死勤事乎。賀文忠以爲權而得正。鄭揚武陵以懷詐而被惡名。不然。以彼生平。能出宋一鶴之下。而不得列於死事。吾見言者責之太

過。故於紀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心也

蜀

十年流寇入蜀之難

昭化知縣王時化 贈尚寶丞。劍州知州徐尚卿 贈僉事。郫縣主簿張應奇 贈按察司知事。金堂典史潘夢科 贈將仕郎。

廣元破。守將總兵侯良柱陣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難

楚將汪之鳳與賊戰於土地嶺。死之。 蜀將張令與賊戰於黃九灘死之。 秦將劉士杰與獻忠大戰於開縣。士杰及游擊郭開猛先捷皆戰死。

巴渝之難

舊撫陳公士奇 鎮海人。乙丑進士。

知府王公行儉 宜興人。丁丑進士。

巴縣令王公錫

成都之難

巡撫四川龍公文光 馬平籍。雒容人。壬戌進士。

監察御史劉公之勃 字安劉。陝西寶雞人。獻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既免。勸以改邪歸正。擁立蜀世子。不從。即大罵求死。

成都推官劉公士斗 字吹藜。南海人。辛未進士。嘗之勃與獻忠語而未決。士斗從後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

自縊。賊執之。去。尋又返顧之。勃面詈如前。其死最烈。

成都知縣吳公繼善　太倉人。丁丑進士。

華陽知縣沈公雲祚　太倉人。庚辰進士。之勃士手截鬚雲祚請同死。遂遇害。

仁壽知縣顧公繩詒　吳縣舉人。

資陽知縣賀公應選　字蠹登。丹陽人。甲子舉人。賊破資陽。執之。不屈。處之別營。至乙酉冬被殺。十七口俱死。

總兵劉公佳胤

邑紳太常寺卿黃公伸

户科右給事吳公宇英

偏沅巡撫河南李公乾德

當巴縣之陷也。邑紳有童思聖者。請降。賊令之招其同年刁化神。化神得書不至。思聖仍被殺。夫以賊之强暴腹心左右嚴錫命且不免於死。而他人尚有免求全。徒取僇辱。此尹太常之駡賊不屈爲得死所也。李西充初以沉撫破賊。旣入蜀而鬬其父被害。而與袁韜起事後率其衆升德同赴水死。則獻忠之滅也已歲。然乾德始終與獻賊爲仇讐。而汨羅之投。又以演兵復出。爲獻賊餘黨則其死事。安可不書耶。瑞王之被難。關南道陳羽白亦以從王遇禍。以秦則非其地。以蜀則非其官。故弗及也。

附記

死事之表章固矣。其不死者責以大義可也。世俗流傳。好用私意相增飾。如甲申紀事者出於小說家之口。尤失實不紀項水心煜者。居家無循行。為公論所薄。在朝累以詭激市伉直。群。拔賊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師。水心於四月十八日已到陪都。嗣君即位。身與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途毀形易服狀。為南臺陳御史所糾。其月日可攷據。當時欲以附偽劉殺之。以彼棄妻與拏。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卜重繭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日可以從賊。黃石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者曰。居天寶之亂。從王為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余親聞其語。深服以為篤論。周介生

鍾者　不足以副其名。爲人乃友余鶴厚。不死實大負生平。與衆同非。更復何辭。乃元宋紅巾誓詞湯武等語。見載輟耕錄。遂以之入爰書。行大法。遣口吸吮此何說乎。跡其禍本。劉澤清曾金幣聘之不應。介生有季翁曰錄。嘗同飲阮懷寧家。據坐大罵。介生不爲謝。以此兩人切齒。衆傳成其獄。李舒章更爲詩弔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曾薦。月旦家評總批佗。汝南巾從見錄。晚歲雌雄不合。急難乃緣飾譌傳。外人遂指爲左驗。舒章之詩。義實錄也。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加詳攷焉。

綏寇紀略責難死難者甚明。特錄之。照其原本。不復妄增。然特死于闖。及甲申以前者耳。若獻賊屠戮全蜀。及黔滇之死節者。概未之登也之其中亦間有其人。苟活而濫入褒錄者。識者自能指之。他如鼎革維新。爲殷頑。爲夷齊者。何可指屈。表章節義。別有國史。何敢輕贊焉

附忠貞軼紀

順天教授江左徐君懋賢手輯忠貞軼紀一卷載京師甲申殉節之士挺挺赴義視死如歸嗚呼此不足微人心之不死而三百年王澤之深長也哉其所紀半屬儒生間及一二武職閒曹要以闡揚幽光補國史所不及

至于中閨貞媛尤不勝書當茲晦冥否塞之日而取義舍生寧甘玉碎毋爲瓦全非所謂嚼然自濯于汙泥者歟是書斬于甲申歲當前聞見要屬真核且其言甚質足爲一時實錄爰抄其姓名以備後人採焉

生員阮謙 謙父文相初爲神樞營戎頭二十一日聞當崩父子相向而哭乃率弟文彩暨家人同拜帝靈文相縊于中庭謙與文彩縊于門外庭內則文相嫂馬氏妻王氏女三姐文彩妻朱氏妾王氏謙妻王氏五婦一女分東西梁死焉闔門九人無一生者

生員藺之苑 苑聞寇氛每切齒裂眥及城破哭曰惟一死耳乃跪向母曰兒雖爲諸生然咸康[illegible]衆君恩深矣今義當殉難不復能事母也母奉[illegible]止之乃奉母攜家屬避難他地而歸舊室經死

生員周士貴 城破時貴方縊于室爲賊所解至四月十日書四語于紳潛自縊死其書紳語

痛心先帝萬目昨睽同天無力在世何顏

生員蔣士忠十九日士忠聞賊破城遽持刀奔[illegible]三賊力戰被重傷賊竟舍之而去翌日聞帝崩慟哭挈其妻仝赴水死

生員陳正國賊破城國欲殉死念母狄老不能自決拜察之朝夕相持而泣者匝月一旦雞鳴時母子並縊死正國既沒弟正儀正中亦相繼死國僅遺三月孤兒妻狄氏苦節撫之

錦衣衛鎮撫魏師貞城陷自焚死

署都指僉事李明善城破自縊

游擊劉文質賊破城自縊妾于氏從死

指揮宋延福城破偕妻陳氏仝縊死

戶部陝西司員外甯承烈城陷縊于公署土地祠

生員常自牧拷斃占其氏年六十矢厲聲罵賊身觸刃而

生員沈壎妨物封孺人劉氏年四十九歲自以命婦義當殉國城破投井死長女

已適人亦同日赴井死

夏、妻孺人趙氏孺人爲綸室生一女福建叅政留家京師賊破謂諸子曰國家大變至此汝父在閩我身爲命婦惟死爲得全耳先麾其女赴井然後偕季姒嫡婦唐氏同縊死僕婦王氏亦隨死焉

鎮撫司僉書指揮李若璉璉居官廉平作有叙城陷題詩衿帶朝服縊于中庭

京營叅將陳嘉謨嘉謨分守安定門賊從東直門入嘉謨巷戰而死聘媳羅氏以絜御寨口死

布衣楊國震賊破國震聚妻一室積薪舉火鄰人救止震逝移於東城黃華坊與妻郭氏子楊德甲申焚其同居田氏三女一男亦同投火死

生員張烈祖母崔氏崔撫孤守節四十年子希賢孫烈俱有名庠序賊破城烈痛心賢書日往伏帝尸而哭賊怒拘之令作文命題爲天與之烈破口無可奈何賊大笑崔欣然曰嗟若得死[illegible]

之願也後賊入其室崔高坐罵之家人恐咸匿而爲之請賊以爲老諄寛舍之去賊既退崔呼家人歸曰吾平日教若輩云何而向賊作如此而月慇不食死年八十矣

光祿署正于騰雲 賊入城雲大書齋壁曰死不屈賊遂偕其妻郭氏妾劉氏痛飲仝縊死。或作署丞于騰蛟

昌鎭標將任之華 賊闖城之華詣于兵部願領火器三千守北面未果而城陷華亟歸曰家人不忍我死當逃生耳遂出門潛返馬廄縊死

錦衣百戸吳登俊 江南人以功世襲賊陷自縊于宅後之水塘底

布衣秦文舉 聞帝崩率妻子北面再拜舉家自焚死

布衣張時燧 罵賊不屈賊義而舍之歸復縊死

知州馬象乾教諭常朝現 乾甲子舉人現壬午舉人二人素友善乾任濮州知州家居現授寳坻教諭未赴任三月十八日賊闖城急乾過現家問所以處此現曰衍死爲孝耳翌日城破乾

率妻子六人並縊死珖被賊擒罵不屈死之妻沈氏子德洽亦自經于家

致仕經歷詹應麟 麟年近八十被擒至賊營厲聲罵賊致剖胸死

錦衣衛旗尉鄔默妻歐氏 默昆季四人長兄燾次煦次熙次勳城破日賴氏撫姪語燾曰爾去覓賊以報國無容死溝壑我婦人焉用苟活以累爾孫身遂率巳女二及熙二女先死少頃熙見婦劉氏孫成哥孫女大妞二妞並隨熙妾霍氏縊死熙亦死焉及四月三十日燾為賊所逼復與其妻丁氏[illegible]建哥[illegible]縊死

趙氏 錦衣指揮同知張元慶妻也賊入變家趙氏厲聲與抗自刃交下而死于是元慶妾趙氏急發氏趙氏劉氏子妻章氏孫生員張玉璜孫婦尤氏孫女大妞并投井賊退家人救之惟梁氏少存一息旋復投縊死

鄭氏 癸未武進士錦衣指揮李周翼妻賊入城氏集其家婦女十一人同縊死者鳳翼妾宋氏媳陳氏姪媳耿氏女二姊女四姊慶元

生員楊肇興母楊氏叔母孀婦李氏城垂破楊氏先投繯死李氏孀居二十餘矣見楊死語諸婦曰大母年六旬尚就死我輩寧欲生乎遂偕其媳潘氏弟媳李氏並赴井而死

生員李蘖懸寡母徐氏徐少寡懸以遺腹子撫教成立賊入城掠懸去母遂偕其媳陳氏姪媳袁氏姪女二人同赴井死

生員鍾宇秀母高氏孀居聞賊至投繯死宇秀妻李氏亦隨姑死

生員顏卓妹年甫十三齡有艷色賊挾卓嚮妹卓不從女聞而自縊母王氏痛其女亦死

故金吾衛經歷趙對妻李氏賊破城李于房內掘土深六七尺藉以錦衾上覆錦被偕女二姐孫女長姐同入坑以土掩之而斃

生員牛應象三女長年十八次十五次十二俱未字聞賊破城掘土自埋死

生員蕭焱傑妻李氏城破率兩妾安氏陳氏同縊死

生員畢自倓妻李氏城破時自倓肄業山房李氏攜兩孫付部人自全一女赴井死

生員翁宏中妻周氏 城破赴水為鄰人救免四月三十日賊將逼取肆掠氏俱縊死九日方殮顏色不變時方赤日有陰雲覆其上

生員毛公望妻楊氏 太醫院吏目楊元女也賊入賊楊氏語公望曰我死矣幸為語母家各自盡無為賊辱即與一女一婢共赴井死公望告子楊而元之妻洪氏妾王氏并一男三女俱已赴井死矣

生員劉贊明妻牛氏 年二十四歲賊破城號泣滿路氏曰吾何懼哉彼能虐生不能凌死也賊入其室氏投生女于水手刃自刎死

舉人曹家麟妻于氏 氏孀居守節十年闖賊至付遺孤于大母從容自縊死

生員張兆玄一門四節婦 冢婦苗氏即有棫女也仲婦劉氏妾妾婁魁女四姐仝時赴井死

生員李時滋妻段氏 賊臨城氏縫綿裲衣一件裁碎銀因而語時滋曰猝變當服此時懸

怒擲衣而出十九日氏以稱衣付家人携子婦梁氏并一女同縊滋文子竟以稱衣獲葬

生員劉仟妻妹 妹少寡依兄母仝居郊外賊至仝嫂王氏赴井死

生員劉肅妻王氏 氏孀居苦節賊至偕幼女赴井死

生員孫灝妻王氏 縊死

儒士張捷妻馬氏 守節十三年一女斈及笄賊至仝縊死

生員石原妻戴氏 縊死

生員蔣如蘭妻邊氏 逃亂至母家同母赴井死

寡婦張氏丘氏 張氏生員田霈妻也年少孀居城破時縊死丘氏夫陝姑守節二十三年賊逼縱火時自縊死

生員史舜典妻蒲氏 縊死

周道隆妻姜氏 四月三十日縊死

李聚金妻秦氏縊死

生員賈士遴母白氏四月三十日仝媳李氏孫女大妞仝縊死長子士在孫兆元兆夔亦死

太醫董從雲女從雲被殺女赴井死

三月十九日自盡者又有生員馬化龍與其母金氏祖母賈氏伯母范氏共四口　生員王三祝妻陳氏幷二女共三口　生員王有信母張氏嫂朱氏劉氏韓氏妻包氏弟婦丁氏姪女大妞共七口　生員李調元母楊氏　生員閻梅母李氏　生員張炯庾母徐氏　生員包羲易伯母栢氏女三姐姪女大妞　生員朱用卿父朱字義　生員洪士望弟洪士奇　生員夏時行妻李

氏妹三人　生員濤炌妻于氏嫂陳氏姪女栢姐　生
員溫旻璞妻李氏女大姐　生員張廷璜妻劉氏　生
員黃維泰妻董氏　陳時泰妻曹氏　李惇元妻　氏
妹三姐七姐
四月三十日自盡者則有生員史載文母林氏　米壽
國母方氏　曹紹勲母朱氏妻張氏　生員王旻眉妻
張氏　朱紹乘妻葉氏　何谿妻夏氏　鄭以炳弟婦
戴氏　郭茂襄妻辛氏　生員李思獻妻王氏子李夔
婁媳陳氏女二男女孫各一

裂眥寄

羣冠

閩獻之興也千百其黨類而先後十餘年間羣盜四起益難枚舉前人嘗勝朝國勢如衣敗絮行荆棘意者其然

漳泉海寇

漳泉海寇起自袁進。進受撫於閩將沈有容。進之後有袁忠。亦以受撫。與進並於遼東効用。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有鄭芝龍。芝龍泉人也。從漳而不從泉故漳人議勦而泉人議撫。兩郡相持久不決。冠愈横。上為之逮治巡撫朱一馮。舊撫朱欽相。總鎮俞咨皋等。已而

芝龍悔禍。降於兩廣總督熊文燦。有旨赦罪立功自贖。餘黨蔡三老鍾六等。自閩海飄至廣東澳。萊蕪馬耳澳牛田洋。分往埭頭洋嶼青澳等處。我師禦之。頗有斬獲其中李芝奇者稱最強。初由玄鍾東上。陸豐中左。為鄭芝龍所敗。繼又突大小金門。直犯潮海入揭陽舖。與把總鄭廷芳。力戰過城。知揭陽縣馮元飈。率鄉兵出城外會歷埠大戰。互有殺傷。其時楊策已被獲於馬耳澳。惟芝奇於惠州潮海間縱掠。其鍾六老者名斌寬。而之浙嘗以佯敗誘官軍入洋。賊艘四合。總哨皆沒。寧紹溫台蘇松在在告警。巡撫張延登。增船益兵。浙遂漸平。廣賊劉香。則又芝奇之黨。從此而更熾。犯小程。犯長樂。再犯

廣之海豐詭乞降。熊文燦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洪雲蒸[illegible]
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杰。往招之。謝道山。被酋[illegible][illegible]
鄭芝龍合兵夾擊。香挾道將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
矢志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承祖與
二將脫歸。於是海禍遂息。綏史未刻編
江南海寇。始於黃尚忠。尚忠死。又有陸大廖二。而顧榮
爲劇。尚忠以十一年之冬。掠大倉之陸公市。尋就擒。陳[illegible]
大則以明年秋。圍崇明縣。大掠青村柘林。爲其下所[illegible]
廖亦遁去。而衆推榮爲長。榮招廖二合之。南北一[illegible]
船一百五十。衆萬人。約以十五年二月圍據崇明諸[illegible]
北趨江淮。奪漕艘。於是江陰靖江城盡閉。逼崇明。邑[illegible]

陸一鵬。守備陳安國設守。殺我把總王百度。百度爲蕭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應撫黃希憲。定海總兵王之仁。期會勦。蘇松兵使者程珣。覘師劉家河。班捕斬枋慕漁船百。漁丁二千。爲漁勇營。合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賊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砲碎賊一舟沉之。陳安國殊死夾擊。賊大敗。斬賊數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五人。又敗之大安沙。敗之江北新港。敗之楞頭。獲舟六十。俘百人。焚殺溺死無算。賊竄入淮北。爲漕督史可法將士所邀擊。復轉而南。程珣得其兄顧大。令柘林守備楊芳者誘之俱。以紛降。榮乃歸命。殺餘黨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爲軍用。人皆以程珣有方畧云。仝上

廣東山寇

嘉靖元年寇聚廣東雞岡及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寧小路出安遠會昌僞號永興稱王結寨有賊千張惟天等搶城有賊張元冲等官兵剿之千戶危思仁康維祖被殺又江西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刼庫有旨切責邦憲并諭南贛及閩粵撫臣會勦其年秋廣東東山賊與柴營千把總郭劝忠勞承祚追賊至新舖頭大有斬獲又往巢所生擒賊首張會雲又有鎮把總何維坤解擒獲賊首鍾成林可奕等口寇漸息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浰中浰下浰即王文成所平浰頭賊也山勢險隘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為巢

六。皆三四年間、山寇大起。間出韶州之龍南定南二縣以肆剽掠。南雄郡城庫薄。安遠黃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議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奇議。採山中衍沃之處。如黙郇源者七巢。相度屯營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參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上民之捐助。不關縣官帑之。仝上

河北二缺

山東閩名黎泰、集是大年三月。宋大典報武德劇盜張平。又云昔南武城王沙等寨、賊首郭金城等七人被擒城內獄以嘉靖十二十三年間有開州人黃小槐者自號

順天仁義王。有衆一萬二千。與東阿李懷桐應。焚掠臨清沂州間。後在鄆州王墅廟。為山東總兵楊御蕃所執。此亦曹南賊。十四年大饑。亂四起。有李廷實。李鼎鉉者。僭高唐州。又東平吏胥開門迎賊。撫臣王國寶討平之。泰安土寇至十餘萬。掠寧陽曲阜間。兗州大震。賊取文子。袁以中胄守贊而已。出放掠。聞青州兵至。還走邳徐。焚其郭。直抵揚州之南沙河店。燬漕船三十艘。復向東平張秋固𥅂縣來下。徐州賊又從而合之。當是時。群盜主名以十數。其中李青山最劇。青山本屠者。因亂嘯聚。據梁山之壽張集。上累詔趣劉澤清以進勦。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月。澤清所部遊擊趙維修。追青山。斬其黨

艾雙雙。雙雙青山共糵師。僞封當家大元帥。梁山諸賊皆其管轄也。二十七日、青山兵敗遁去。有賈粱山者。渾淸破其巢。執而訊之。稱青山同逆黨蕭侯封等三人。逃往山東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兗東防守都司齊見龍報其弟齊煜龍。生擒青山以獻。先是青山以百騎走泗水、侍官錫衍者。故將御蒂姪也。殺其騎且半。遂之至費縣東　之貧山。錫相射中其馬。煜龍遂得而生擒賊之援勦禁旅大臣率師入都者日劉元斌。于中道詭稱搜解青山餘黨。欲以自爲功。司禮監王德民。以其疏入奏疏日。臣等所擒粱山諸賊逆賊李青山。有僞軍師王階臣等。本東平州諸生。城陷爲賊所得。因爲之用。與

賊中巢穴一致同備心腹賊之陸梁跳盪其謀也別部如黑虎廟偽元帥李明芳臨潮集偽元帥余城用戴家廟偽元帥陳維新城印破東平州明芳維新破張秋而維新又燒漕船三十隻者也又以攻破陰新燒龔陵關循者偽元帥朱連榮賊之老營與同起攻破新泰東阿偽元帥李相南梁山梁家濟樓順天飛虎偽元帥徐尚德猩猩屯偽元帥李青芳青山之從弟也梁山偽元帥侯殿化綠店偽元帥賈墊山蕭皮口偽元帥吳應詔油簍山偽元帥二人王山印王東楚梁山偽副元帥二人馮文運呂同升皆以破東平時先登為驍賊蕭皮口偽副元帥王加典花藍店偽副元帥魏建弘文有偽千總

張明山。僞叅謀楊某。而馮三餘呂朋年王茂祥施可進皆賊目。臣元斌臣澤濤。奉皇上殲渠赦脅之旨。不敢根株支蔓。惟條奏首惡。及附逆有跡者。二十四人。青山縛置檻車。餘皆反接以徇。上曰青山小醜。久乃就擒。不足以獻廟社。其命法司按擬重。磔斬於都市。且賞賚將士有差。或曰王隣臣勸青山以約降。其獻俘也。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衆賊曰。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大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上以山東饑困。予諸就撫之民。各歸本土。務農耕作。發帑銀二萬。以賑之。其後再有龍山滄海淵諸賊。東撫王永吉初至。以三百騎與之戰。未決川而收縛。散遣之殆

叢、全上

袁時中、北京滑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大荒、群盜無慮數十萬、其定以南、道路全梗。時中嘯聚亡命、先襲開封。時中以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攻圍商丘、又焚徐、蕭縣、執其令以去、以其對袁老山一營而言、故謂之小袁營。諸賊中惟時中最黠、同起者相繼撲滅、而時中渡河南走、有衆四十人、圍蘭陽、總兵陳永福與戰、遂程擊敗之。二將去而蘭陽之圍復合、尋又爲官兵所挫、時中乃東奔歸德、遂於潁亳、糾合饑民十餘萬。時李自成養兵襄城、由郾城而東、塢陂向應。時中從潁亳屯以西、相遇於陳蔡之間。時中畏其强、而自成貪其衆。遣辯士說之、相與爲盟、許配以女。時中遂俛首聽命、

夾雎陽寧陵。以及於歸德。時中皆爲先鋒甚力。然兩賊
貪卒以形勢依倚。其中實不相得。又見自成驅之當矢
石。而已收其利。心不服。其去歸德攻汴也。行至杞縣。遂
叛而去。自成介馬追之。疾馳二百里。其衆半道散亡。時
中左右屬者百餘騎。僅而免。自成圍汴。而時中於其閒
收合餘燼。復得數萬人。東歸潁亳。爲官軍所逐。屯柘城
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總督侯恂。豫撫王漢
嘗有意羈縻之。時中猜狡不馴。而往來者持浮說以博
利。卒不能得賊要領。杞縣之南。有地曰圉鎮。僻介雎州
時中窟處。以荼毒兩境之民。閒有寧山。雎州無長吏。劉
肇崑歐陽永鎮祖成名。皆以椽掾客將主州事。諸生黃

亮好縱橫權宜招誘嘗入其營中賊黨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潛求北渡聞有商販懷衞間者而太康鹿邑焚掠自如也御史蘇京按豫素知其反覆會永城劉超反時中投牒請以擒超自贖京却之詩得旨許陳永福與之俱時中自以御上命策馬河口徑渡京與豫撫秦所式謀之曰彼畏勦非圖超也使一至河北是爲逆徒樹黨耳永城可復下耶乃斂舟北岸而告曰若斬李際遇幷自成僞官來者可以從君請不則姑戢其下勿動已而自成稱屯漸以逼有扶溝諸生劉宗文者爲賊用說時中除舊蠹復自歸時中縛之獻於御史京京羅諸法自成游騎數百已鈔其營時中殺一將曰張三生俘三入

同馬龍余應王得貴詫言破賊。自成聞之怒。俄而全隊大至。擒時中殺之。餘衆或殺或降。散者向杞。杞令李倉如擒胡明山等十餘人。或向睢。睢人之與賊習者。幾殺爲之渡。渡百人。御史京遣吏出收縛。已拔其健者十餘人爲親信。他或逃東南以去。時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滅。仝上

劉超晉人。其父賈於永城。因家焉。超頎而長。有才武。能讀書。於左國二史。略皆上口。再中河南武舉。俱第壬子戊午丙科天啓二年。永城王三善爲黔撫。超與曹縣人劉澤請以偏裨從。時安邦彥圍貴陽已十月。三善以十二月進兵解圍。追至老鴉關。超出厎唆兵。既勝而驕恣擄掠。

反爲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超獨免。積勞遷四川遵義總兵。崇禎中。同邑練國事。丁魁楚。丁啓睿。皆以督撫討賊。超以故將在總理五省軍前効用。九年秋。兵部叙黔功。超以解圍廕一子外衛副千戶世襲。超上書闕下。訟言王三善以子死未䘏。與諸未定黔中其事者。比將百人。今力戰如都司范可行部應魁。而不錄其勞。死事如王允綱王允佐。而不䘏其死。其得䘏者止一劉奇爲游擊。而見在効用。惟劉澤清爲通州總兵。然自用他戰績。非黔功也。又自以一戰捷龍里。再戰捷革鋪。三戰逐邦彥於陸廣河外。親解黔圍。身所斬四十一級。其二爲賊目。所部卒斬級千餘。復地千里。僅一外衛千戶而猶副也。

功大賞薄，有怏怏心。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赴京聽用，朝論以其怨望斥之。六月十八日，復歸永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汴梁甚急，上募能救汴者。超應詔，請招募土寇。率所領六千人殺賊。乃用為保定總兵，名救汴。實不行。與其弟越陳兵出入，多與群盜通，永人大不便之。進士魏景琦名見授御史，已受命按江南矣。會言事罷歸。負氣詆超為通賊。超不勝忿。迺殺景琦一家，并舊舉人明楷而反。河內令王漢以才名擢御史，按豫討進為撫，方治軍懷慶，汴寧告，用討擒賊。提兵至永城。擊言招撫，紳國事丁魁楚等，夜開北門納其軍。方坐城頭，欲降票。超死士猝發，遂遇害。超與劉澤清通譜牒為一

家。時澤淸已貴，貽書欲以激變請。澤淸以殺撫臣難之。起與其將王全黙。謀抅邑紳。練國事丁魁楚等。逼令草公奏爲已請寬罪。而全黙令其黨高拱者、周王仲寶曹育民等五人、齎本以入。劉企吉綉事者所獲。俱澤淸爲之發棄、上置不問而命鳳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陳永福討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營副將楊大相趙民懷薛光亂等至永。故將杜文煥王承勳以家卒從。漕撫史可法遣參將李世春千六百人。鳳泗總兵牟文綬。挑精騎百人。皆會。而副將周士鳳扼雙溝以防奔逸。賊於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乘銳合擊。十三十四日。兩晝夜。連戰十五合。賊死不可勝數。其

氣遂衰。士英先檄劉良佐於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從潁亳趨永。以十三日至。而黃得功在廬州。率馬成龍等。挑精騎千人。爲士英前驅。士英自率中軍楊振宗劉復生蔣正秀姜兆熊。拚銳兵從宿州趨永。十七日質明至。諸將乘銳渡濠。直抵城下。故督師丁啓睿。時在城外。士英與之謀。得賊虛實。偕永福及副將丁啓元。參將李時陞等。議築長圍。先是永之紳民。築城濬濠。製砲積械以防流寇。至是反爲賊用。永人逃出則全家俱斃。驛無知之人以當鋒鏑。官軍之被傷者亦千餘人。上憂賊之負嵎也。特發御前銀一萬兩。各色蟒衣斗牛飛魚等紵絲一百疋。徧賞戰士。賊窮急請降。士英僞許之。既出見。盡殺

帶刀自備、士英下與之議、手去其刃。曰。若歸朝何用此爲、已而潛易其親信。遂就執、五月之十日。上聞捷音、下詔曰。反賊就擒、城中紳士得全、朕心素悅、六月朔獻俘。趙與其弟越、凌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六兒及趙越妻妾子女、給功臣爲奴、家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流二千里。趙黨張君聘者、勇善戰、亦論斬、趙時年六十二、豫人有惜之者。曰。趙知書、好交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負其才。以承城人不許介就文試、故俛而從武。往往與同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遇害也。趙爲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爲亂兵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趙向在黔中、曾保全馬督家口。於闕中

貽書士英深自辨晰文義頗可觀其就執森誘降塘報未盡實然殺近臣戕大夫嬰城拒戰其反決矣此其當誅非可以浮詞他說解也○仝上

徐碭蕭之賊

徐碭蕭與河南山東接壤崇禎八年有程繼孔王道善張方造三賊破蕭縣焚徐州北關歸永邳宿之間道梗數百里指揮蔡應瑞守備賈之璘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敵陣亡自永城叛劉超伏誅餘孽朱世安燕青等竄入其地自稱反天天飛豹遂南糾際滋東連淦浪淵諸賊造舟縱筏勢亦披猖崇禎十六年六月淮徐道右參議何騰蛟議討之徐州副將金聲桓遊擊劉世昌守備卓

巢。又歸永綏將丁啓光、丁啓亂、丁承烈、皆以兵會、而淮督路振飛、命標將文懷忠王心粹佐之、時張方造盤踞吳家集、我師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斬首千餘級、生擒張方輿等、而方造跳遁、跡之未獲也。賊程繼孔懼罪僞降、騰蛟姑許其請、於九月二十六日、單騎親至其巢。責貰其罪過。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劉世昌身自督率。奪恒伏兵要害爲相應。繼孔果於十月初三日生執道善以獻。道善之逆黨張臥梧等、尚據險不下。歸永三參將之師先往。諸將續至合圍、凡三晝夜。連陷三寨、擒斬二千八百餘人。而騰蛟自行擒蕭縣之王彙。方造亦於去蕭八十里之鄭陽集。爲阜聖殿守敬吳尚庚等所獲、即

擒遁審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會騰蛟擢爲楚撫。念稚繼孔終留後患。乃檄之入楚隨征。此賊堅拒不可。於是鳳督馬士英。定計於十二月十八日。命其副將楊振宗。莊朝梁。同禁旅總兵馬得功。參將王進功等。共提兵五千。從東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將金聲桓。統標中左右等營游擊劉世昌等。共提兵三千。從西北一路。由蕭縣攻之。徐城義勇。亦領鄉兵助戰。二十四日大會南岳集。攻賊巢兩晝夜。繼孔大敗。奔竄入方圓寺洞中。至廿九日始就執。明年正月。鳳督以檻車膠致京師。會國變得脫歸徐州。再糾衆爲亂。逾年興平伯高杰北行過徐。繼孔伏謁。興平受上旨拉執之以爲徇。此徐碭蕭

三大寇之本末也。仝上

河南諸寨

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傳諭免河南五府田租者半二年。又詔諭汝洛島盤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義存報國。不乏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伸討賊。斬偽官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恢城獻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紀者二三人。仝上

沈萬登。汝寧眞陽縣人。大俠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鄉勇萬人爲之應。自太徵吳太守亦迎起。萬登稱順義王。太徵太守各自爲長。之友被陳永福所破。窮蹙遂竄入流寇中。而萬登得擁衆自如。同時有

舞陽楊四。泌陽郭三海。及張五平、侯黨鸞、滕顯祖等。而楊四據九曲。郭三海據平頭塚。稱爲强。三海詐歸命。楊四詭請殺賊自贖。數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七月。萬登乃請降。劉洪起者。西平蹠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勳洪禮等。號爲諸劉。嘗乘夜遣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營中譁曰。扁點燈多。然油防備西平劉扁頭。劉字東橋。扁頭其別號也黨與漸以盛。官授爲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楊繩武檄洪起捕其黨張五平侯鸞黨誅之。郭三海亦爲陳州軍士所獲。汝寧訪輯朱榮祖顧吉戰擊陳前學。前學在韓莊。既敗。榮祖焚其寨滕顯祖破之。又以計誘賊首殷守祖。入城受賞。并其黨五丁殺之。盡郡人大司馬傅振商太守李敬所定

司。萬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仍其所據真陽，爲也部，是
年。楊四爲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楊文岳援汴不利，
歸以其兵後白太微誅之。十三年，有北灣土寇推現者，奸民傳商爲內應，謀集汝寧，爲其黨馬三所覺。朱柔連夜擒傳三陳政斬之，乃宥。○十四年，左良玉兵駐汝，大殺掠。民憤偷從亂，白大徵乘衆怒，晝夜傳城，思殺驕兵以快其毒。城內戒嚴，幸不動。城外兵民相哄，及晨，民大半爲兵所殺，白太徵遁去，至是始伏法。
閏十一月，汝寧陷，文岳及文武將吏俱斃。有東
寨韓華美者，投自成，受僞命守汝。自成辭，追左良玉於
襄陽，投營走。上蔡道愛皆棄虛入城，掘地搜朱七弱婦女數。當城未破時，同知
韓煒，寶鷄貢，署遂平篆，賊至，走嵖牙山以免。殘民乃迎以
入。署巡道事。而沈萬登之在真陽也。李自成授以威武
大將軍，不受，馬士英承制命爲副總兵，遂與劉洪起洪

禮謀收復。仝上。

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曾應童子試。不就。去而畊。遇礦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爲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旱荒以盜賊倡亂。官軍擒金斗。并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辰者。有衆二萬人。尋爲官軍所殺。際遇復其衆。與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李據登封之上寨。于號嵩之勝風寨。成人殺人。作隣寨以自給。于大忠破宜陽新安二城。永寧大宋各寨。極凶慘。而際遇差有善意。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不可。相與謀曰。盜猶兵。誰保鄉里。趨東道曰。吾兩人願

死。兒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師軍前請救。是底入棘刺石屑而已不知。十六年二月。楚撫宋一鶴塘報有云。副將劉洪起。在西平與老𤞑𤞑等四家打仗。三月兵部報遂平副將劉扁子。將汝州僞官殺死。上蔡發吾等歸之。洪起遂有衆十萬。有忠勇稱。而李際遇亦殺僞官以自効。上皆下詔褒獎。自成之在襄陽也。遂欲移駐南陽。發右營出鄧州以迎敵秦軍。發左營出潁州以敵左兵。發後營一隻虎出河南以敵袁時中。李際遇。劉洪起。時中尋爲自成所滅。劉李獨存。兩人固勁敵也。沈萬登初與劉洪禮依韓熾以城守。而自成以夏四月於襄陽大點官吏。遣僞防禦使佘有諒。弁孫瑾。僞汝寧府印

鄒應麟（偽推官）樊仲表（偽汝陽令）至汝。繳到。韓華美具儀從鄒迎。我巡道韓熼。及署縣事朱玖。潛遁去。偽果毅將軍。以兵護都尉侯玉麟。及長旅四人。分屯各門山寨。如馮向志、蘇青山者。亦爲所敗。所將官。馮（偽威武將軍）蘇（偽長旅）韓華美由屯信陽。有章建功。殺戮征求無虛日。萬登陽與合而陰間之。九月二十四日漏二下。令鄒彭偕呼曰。土寇滿城。有章懼。請萬登所部孫玉成等入守。而已脫身走真陽。萬登已密令收繫。十月朔。孫玉成與臥素等。合計執鄒璉、馬尚志等。萬登全而梟之。汝人爭食其肉。初四日。韓熼入。民遮道哭迎。萬登遂以所部兵鎮汝。援勳太監盧九德以聞。得旨。沈萬登擒斬偽員甚多。具見義奮。有功

將吏。限一月內從傳霖議敘。當是時。李自成圍李際遇于玉寨甚急。會楊師孫傳庭之兵出自潼關。圍乃解。楊師與自成戰於襄洛之間。萬登際遇皆不能出師爲助。已而楊師敗。自成入秦。兩人於其間絕守入保。明年甲申春。萬登乃與洪起相賊殺。其鉄起於萬登之中軍。王明表。殺洪起弟洪勲。擄其眷。洪起稱兵復仇。韓爍知非不可爲。與推官伍三秀避之於固如。四月朔。洪起召其黨郭黃臉金皐趙發首以合圍。汝人無糧。牛馬俱盡。掘野草煮死。松終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陳朱明。開家鄉難。南奔過汝。爲劉沈講和。沈不從。五月朔。城破。萬登偕孫玉成陳田皆被執。洪起磔之於三里店。洪起自稱左帥

南庵下副將軍。南至楚額。北抵大河。無不奉其約束。轄華美棄偽職來投。洪起復介守汝。六月朔。自成右翼權將軍袁宗第聞洪起破汝也。自德安馳而至。洪起棄城走楚。依左軍。而華美出迎賊。宗第怒其反覆。撻之幾斃。據城五月。宗第移營入秦。九月洪起自楚歸。擒南陽閘封諸偽官傳送南中。詔用為淮徐總兵。加都督同知。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官保。州縣已下皆聽其署用。即汝寧御史公署修改監臨。開帥府崇牙旗幟張設。明年。出軍蘄息光固之間。徵各寨金幣以充軍糈。六月。大兵至汝。洪起遁走下頭壩。孔將希貴阻之急。洪起中流矢斃。其下遂散。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軍執至京

師死。噫嘻。此三人者。亦既已誅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馬以萬計。嘗以其兵從自成。而劉鉉李奎鄭乾伏應魁等。各統數千衆。介似賊似民之間。他若武山瞿榮孫學禮周加禮徐良陸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仝上

普吾沙

滇遠限天末革易之代屠戮卒焉而殺運繁敝亦復不免閒嘗翻閱滇志不終篇而三太息矣採之補稗史所未及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爲馬者哨哨頭。水烏之亂。與沙源岱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間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鷙。所部土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會貴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爲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以內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

亦同。得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洪範至臨安。明聲率兵逐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嗟明聲敗之。進圍阿迷。明聲使其下僞約降。陰[illegible]人以重賂誘伉。必舍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舍賁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想數燕伉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土目沙於附明聲雖戰勝。仍巧飾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致討。總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廣西郡

守張繼孟。泰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爭稱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調兵備道於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應與中。其下不得請謁而問所爲。已諭其境數里矣。佯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安。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簡騎俟我。我今回見普公。遂潜屏與嵡先行。獨與從者騑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人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

內矣。明聲聞治餞。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為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騎。即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衆。從使諸小酋。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遂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為贅壻。已復嫌其機陋。而定洲少年自暫。更謀殺定海而贅定洲。其子普服遠恥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挾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幾地愈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叅將大猷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為元梁土知縣。久絕不嗣矣。至

必奎以賊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賁陣後，儂皆日詐大貲倉粟，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衆反，進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剿，十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擒之。永命，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水烏之亂有戰功，在田曾授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熊文燦，偕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敗之。以是知名。張獻忠等受撫穀城，頗與齬，既而獻忠叛，文燦獲罪，在田亦罷歸。元謀之役，與永命俱在行間。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時必奎已伏誅，定洲猶留城外，不肯歸。會奸人饒希之、余錫朋等，通騙天波金寶無以億，以貿易

往來各土司營中，誘天波家饒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弘、等爲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入門，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竇出西城，時祿永命在省，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入波爾討賊，天波疑鼎見誘，殺之，遂走楚雄，其母陳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當夜舉火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盤據省城，刼巡撫吳兆元爲題請代天波鎮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太學士王錫袞留貢院，脅之與兆元傳檄各郡縣，龍在田在安寧與祿永命皆各引所部歸，萬氏在阿迷聞變，歎曰，吾家備爲此賊敗矣，誡不省，執定洲以投誠，既至，見定洲氣燄

赫然。餼用饒洽更寬過甚。夫婦坐八人輿。持刺與撫按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爲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禦之具。未幾日。公在楚。賊以全力悉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賊仰西追。恐楚乘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爲畏知所紿。遂去。追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徹城外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隄陴。檄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響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間道東[illegible]

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困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屢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礮擊之。烟燄所指。正畢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擊去左幘耳。因驚歎以爲神。畏知覘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夥。至夏。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亦堅。復回攻寧州。破之。永命死。至嶍峨。土官王亮敗走。死於路。龍在田在石屏。懼。與其黨許明臣。馘大理。定洲既定迤東。復引而西攻楚雄。分兵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屯之。環城圮濠爲久困計。畏知守益堅。終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張獻忠被誅於西充。其後男孫可望等。率殘兵由遵義入黔。龍在

田使人告變且勒其至滇可盡因詐稱黔國焦夫人第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爲賊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洲解楚雄之圍率衆禦於革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凉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與佐率衆持羊酒迎可望賊意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於郊巡按羅國瓛在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望等因諸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國狗進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畏知禦於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望開其

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爲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卽折箭對誓。遂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夾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所畜。厚待天波子。險使劉文秀隨之。疾馳鹿蘭津橋。至永昌。合天波與鄉官龔彝等。於北城樓。遂携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僇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爲定洲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面

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
詣戮之於城外自相踐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
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自取定洲圍晉寧
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
耿廷籙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圍
之隳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人先是
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征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
定國既至師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
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擄婦女
於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柔強不迎定國率衆屯於
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既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叅邏

東屠戮之慘。幾與蜀省同。而滇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楊畏知不衰也。然城陷與陷。大節不奪。如冷陽春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俱回省。經營土木。毀南城民居數閒。作演武場。城內置四王府。磚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為之。可望。文秀。定國。與艾能奇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僎等。又倡議尊可望為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僎兼吏禮二部尚書。鑄興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丁。拔惡歸營伍。以備征戍。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作。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繩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

有。阮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獻。乃定國
亦賊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屯兵洱
革。詭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
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為犄角之勢。私通交阯。借其援。以
阻諸撫心。一日偶集於嘉賓營。定國偵得之。驅兵遽至。
圍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叛懼。出降者相繼。
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
謁雲祖宗母爺妻子之讐。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為
快焉。滇攷

已丑四月。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南金二十兩。馬
四匹。移書杜林。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為

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壤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傅恐甚先封秦王尋封爲荆郡王可望不受後封明季遺聞

黎皆青

四鎮

大抵將佩離忠所照日衛下能辨其後況恃勢恣橫本起盜賊者乎獨靖南之致人有餘哀丞令材異列之神廟與武穆埒未可同日而共譏也

靖南侯黃得功字滸山京營名將也嘗敗張獻忠於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擒而伏為人戇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自衝突勁疾若飛江淮人呼曰闖子義詫以為無敵綏寇未刻編

靖南起徒步為眾南執鞭往都鄉山東值晉焉眾南與

逃逝。靖南猶下提兩鐵鞭擊賊，賊無不披靡。由是勇名震遐邇。

蠹虹筆記

休寧汪耐菴，曾拜靖南侯門下。南侯引兵爭揚州。公從靖南侯飲。縱列生彘肩，劍啖之。帳下曉將能飲者，以次坐，人各巨觥，有丘總兵余守備，辭不能飲。侯怒，飲杖之。總兵目公，公大笑。侯問故。曰，生笑丘守備懼，不及杖粗也。侯笑而止。飲酣，報賊兵十里外將至矣。侯笑飲不動。又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及報已抵城下。侯乃上馬，別一卒授之弓，執左手。又一卒授之槍，掛於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鐧，跨右腿下。背後五騎，騎負一箭筒，筒備百。瞻之往，抽箭亂射，疾於雨。箭盡擲

弓繳以鎗，鎗其二騎。近旋又斃死二騎，鎗火擲鎗用鞭

網頸挪之，內兩隊。衆賊已敗潰矣，歸而豪飲如平時。御

前叢談

貢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爲得功前鋒，所向有功。左金王老𢗅𢗅萃黨數萬，劉之，革賊大營隊二將者，五營中以驍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恃勇殺入，墮其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將提報國首上山，罵誘得功。蓋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爲復仇，匹馬直取二將，賊四起，用撓鉤鉤得功。得功奔圍。二將追近。得功回身聯箭中喉落馬。賊兵散奔。得功縱鞭打開，提歸二將首級。

以祭報國。群賊奪氣。我兵震懾。自是賊營相傳。須避黃闖矣。寇志

靖南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眞武廟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眞武稱王爲四將。岳已降矣。言畢。手提石廟舊像於中而已。立其位。作擲鞭狀。良久乃甦。幽虹筆記

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宇。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總將淮揚正兵。下從護祖陵。與黃左。最後收泳城。亦有功。綏寇紀略

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倚一波河救沐。蝶幽米成。紙擲老。其爲人。好聲色。將略本無所長。修科擢幽

如愈一言之怨。乘亂徼倖。道斬之。上遣科臣轉如愈暫
五撫熊。馬嘉植。會闖賊鋼。澤清遣兵狙擊之於東平。戴
家廟。前見白公路清。詢其名。曰。非是。既而避難。斫數刀
難。挺挺不撓。爾。以幼子不宜殺。姑貸。曰。無與小兒事。舍
之去。馬以變服免。如愈在城。性嚴正。無所依附。其料澤
清也。澤清侍事。幣斷之。如愈呼欲消讒。反其幣。故及。白
云。先帝已行封。而詔不逮。故與廣昌與平拜獨進侯。人
冞得而辨也。同上
興平伯高傑。字英吾。係降將。初從孫傳庭於曾頭塚破
賊。又一年。而郯縣潰。馳闖不支。傑率其下李成棟楊繩
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

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喪失魂魄。閣部史可法謀於朝。分江北地爲四鎭。一淮徐。一揚滁。一鳳泗。一廬州。俾畫疆以守。勿參有所越軼。詔未行。而軍候言高兵先驅至江浦。賴守將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却。職方司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告之以戢兵聽朝命。柰何衆渡。將曰。吾覬欲寄家。元吉曰。公等所進取淮北而幷奪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蕃殺地。今渡師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衆爲國家意也。諸將僉應曰。諾。顧獨有意揚州。揚州控天下脊脈。有新舊二城。城外爲埠數區。子女瑰貨累鉅萬。高放手剽掠入。屠儈日以百數。保者恐。授兵登

陴。誓死守。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爲鄉里服。且還

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游說。兼以早自興。無隨

俱死。而聞鄭至。則大喜。置酒酬飲。達旦。厚金帛遺之。且

陳所以定居維揚。非有他意。相與約結而後入。鄭自謝

御高要鎮。氣甚揚。語於衆曰。高帥來。赦書召之也。彼手

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以無動。前

如是。即南京且聽之入。况揚州乎。百姓聞之。叫呼起曰。

元勳與高反。賣吾城以市德。猝其首。臠割之殆盡。是時

史公方渡江。誓師高見揚人之暴骨者載道。慮公以爲

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見升帳灑然。變色易容。既庭

謁。而公平易朴誠。人人引見。加慰勞。則大喜。然其中慢

以易。久之傑做復出。圍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關城門納其兵。公非詐。謀止公以要之。漸屏其左右。見已所親者仗刀侍側。公談笑不爲動。徐草奏與以瓜步城。衆稍稍懾服。公遂進而按部淮安。劉澤淸之抵淮安也。過安東。守將丘磊邀取其輜重。恐貽儕輩笑。匿不聞。史公至。諸將具橐鞬迎謁。高加恭顧其兵徒虛夸不足用。公自念誰可與共功者。不得不屬意興平。勿慮與靖南之交惡也。初靖南分地在儀眞。廣昌在壽州。兩人交鬨介澤淸鬭以釋齮齕。俗來總兵黃蜚之南也。道出維揚。懼爲兩人所梗。而素與得功昵。書請以兵迎。得功欣然引悍兵三百騎來會三叉河。守備某者。高傑將也。遂以

告。高內疑士人叛已。而忌黃威名。得百姓心。聞而惡

曰。是殆將襲我。遣將率出半道。別出千人間走襲其後。

而黃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高精騎伏道旁者

猝起。得功角巾緩裝。出不意。取假甲。而飛矢雨集。所乘

馬值千金。能中矢踣騰而上。他馬馳去。高之遣兵也。戒

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皆梟卒。

追月及洼梁。未下。黃大呼反鬬。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

人。矢盡。揮長刀。復殺其三。乃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三

百騎皆歿。高所出千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丘鉞馬嶜

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於城外棊置炬火爲疑兵。

高兵知有備。不敢進。又望見炬火。以力趨半夜。黃力盡。

馬岱開門出擊盡殲之黃之遲也聞知益大怒按刃裂目切齒自以於同事本無纖芥一朝見襲又慨然於揚人之危偪而思救之也引廣昌爲之助誓必與共吾一決蔣元吉偕故將張文昌李棲鳳孫諾於兩家者百端調拆曰天長有傳烽得功引貢州之兵將以至淸劉皆束戟應敵高曰襲千人多維揚樵少吾故驅之假於吾之士卒詬至於敗黃不足揄也元吉側身講解文昌棲鳳各以其衆來曰兵交綏皆爲留撫陣以止鬭即開郤亦不得已於一行命得功行此之張公入帳立而詔之曰士揄之釁無智愚知其不競今將軍以國故覩故而謂儀怒是歸其曲於高而將軍收名於天下也得功色

稍和。尚以失亾三百騎爲恨、公命監紀應延吉。陳獵之。入高詣曰、請附聽我矣、君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病死。公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高出千金爲黃母助。二憾之請悟以成、睦猶未也。當是時、與乎披強、公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亦折節稱弟子。嘗與公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高謂僧曰、弟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志并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高不覺斂容服。高之妻邢夫

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食其色也。邢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勸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深胡茂楨爲大將。曰，進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傑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請。揚士紳復讙動，守上以未除館爲辭。公進還於東偏虛已府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乃趣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殿，角亢司垣。始將拖泊諸星之次，汎當濺上將。吾懼阻衆。不敢言。睢州

許定國者。七十餘矣。許定國太康人。以故總兵赦罪出獄收兵大縱掠。考城殺其黨尤慘。毀家襲去。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為賊。高由是怨許。嘗曰。若見許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圖中原也。命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賂書公求自全計。公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興平於十月十四日啟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小予。小予者。豐沛大盜。小予名繼孔。舊聚徒步也。宿州有乾賊。宥予之佐。誣告與之通。官府不察。往擒激變。程不從乾賊。自據所居之梧桐山為亂。馬為鳳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眾。以妖復為名者也。定國開之。恐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

州。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衆焉在。許故麾其軍以旄見。高喚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開濟乎。許明曰。召諭之。若豈不知我忠將殺汝。而顧不大何也。許頓首曰。定國固知公之怒退。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爲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目不知書。奏章中假手記室而代者。謾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寃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爲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粗人。見其屈服。且憐之。聞謾語。以爲信。御何有某千戶者。遂馬投牒云。定國謀公。與中故以

示勿試。馬俑答六十。遂許誅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脩美妹進。與平所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弟蓄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唯唯退。時與平大營大城二十里。懸王命旗於城門曰。非有令不得入。從與平入者。左右驍健三百人。十二日。夜。定國張宴燒燈。厚具樂以飲與平。令其少弟飲諸親將在別所。婦女贊客皆雜坐。酒半酣。許弟動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與平曰。今日之宴。視其弟志意有非常。得無謀我。與平推之以手。曰。夫。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與平所居爲雕人中第。垣墻高。四週有重廊複室。許於儀後置人。不及知。將卒俱就別所休息。臥榻畔二三

治文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閽屋瓦歷然有聲。驚寤視。則壯士踰垣屋者數十輩。興不有備身鐵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力鬭。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牀下伏。匿牀簀隙而免。他日爲人說其事。定國躁面南向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亦已盡。今定何如。興不大笑曰。吾乃爲賊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明日日中。城不開。李本深下之。綱部虎攻東門始入。定國已渡河北去。雖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於脈劾之二百里。悉府之。閣部至徐州。初勿信。既而偵知興不實死。大痛哭知中原不可復圖。遂還所以返救根本。東平侯澤潰。乃於其間大治淮邸。修宮室之盛。取美人鍾鼓以充之。

當備一水柵數千金。諸生爭獻歌詩。頌功德於天下。出詣勿關也。匪丘磊之怨。中之以他罪。顧就繫所。置酒爲極歡。卒文致之。以至於死。向特以計厚與來。蒯其死。與一鎭謀曰。我縱孺子不足立。向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特不可。曰。彼所部。悉背輕屬人。亟假諸將以重號。待阿元爵長。而還之以兵。揚人之聞高死也。酌酒賀。靖南操袂起曰。向當以此州還我。引其師至境上。二月十五。公旣還自徐州。令同知曲從眞。中軍馬應魁。入其營。問故。黃曰。吾爲國大將。功最多。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功績而食數城。姑念其不終。割之以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公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

彼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奔而明日必亂亂且日首難自將軍始其爭之也黃押其兵如少卻亦會高盧二監以王命解因罷去然其中不無鞅鞅焉既因之故靖南遂爲其所用嗟乎自古禦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以予觀乎四鎮之事士橋則其曲已甚雎州乃不戢自焚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興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昱師相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爲腹心之難也今

上

許定國守河南某城流賊奄至箭如雨射之定國立敵樓以刀左右揮箭箭兩斷寄與身等矣向賊曰若老乎急歸人障一版來受渾家前賊挾版至國射以繼箭發

皆貫人於版死焉。賊驚遁。丹居劉鄗

許定國常與衆少年聚飲。衆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可。忽躍起。手攀簷前椽。全身懸空。左右換手。走長廊殆遍。顏色不變 柳軒叢談

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為前驅。賊甚為所苦。于是報國至。而賊趙虎者佯北。誘報國深入殺之。群賊正相賀。而得功突入虎陣。斬虎賊。衆復潰而走。賊中有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于是無敵將軍呼于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為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子

遺録